

三俠劍



庚德六年二月十二日印
庚德六年二月廿九日發行

版權
所必
有究

三
俠
劍
定價四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小南關工夫市門牌十九號

印
刷
人
張
少
岐

奉天小南關工夫市門牌十九號

印
刷
所
新
時
報
社
印
刷
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顯
德

三俠劍

【卷三十二】

話說大家齊聲說道：吉人自有天相，老人家不必着急。說罷，大清兵也都預備好了。大家這才一同起身。正然往前行走，可就跟賈七爺父子相遇。七爺趕緊走到近前，叫道：三哥，小弟本打算替你老人家解憂愁，不料想沒替解了憂愁。反倒添上麻煩了。接着可就犯爺兒三個探崗。前後話說了一遍，直說到楊六爺被獲。現在張其善等業已追趕下來。三爺一聽，遂道：好！既然如此，你我趕緊前行。見着張其善，叫他快把我的六弟放出來，還則罷了。如若不然，我要跟他等一死相拚。說到這裡，將然要往前走。這麼個功夫，張其善等已然追到了。羣賊也知道道勝三爺到了。張其善來到前面，將然要說話。勝三爺先叫道：張千歲，我的六弟，聽人傳言，八絕盤龍陣水火二樓的總弦設在了七星天罡台。故此前來探看。這裡舉動，在打賭破陣的時候，旁人不應當干涉。爲什麼千歲仗人多勢衆，擒拿我的六弟？果是英雄好漢，請你趕快將我六弟放出。不然的話，勝英這一把老骨頭，願葬送在天罡台，也不能善能干休。張其善不等三爺把話說完，叫道：老勝英，你既跟人家打賭破陣，就應當設法前去破陣。才對無故去攻打我的六合金頂崗，是我疎疎大意。你微幸得去了金頂崗，到如今又無故晝夜之間前來天罡台攪鬧。這那裡是打賭破陣？分明是有意尋仇。叫我放出楊小石也成。除非勝的了我手中大槍，如若不然，慢說是放楊小石，爾等衆人也插翅難逃。三爺聞聽，哈哈大笑，遂說道：我早就知道這爾意思。遇見文王說禮義每逢架紂動干戈，既然如此，你我當場決勝負就是了。說罷，三爺甩鞭亮刀。這功夫金頭虎賈明看仗侍來了，手拿一字鑊鐵杵。

精神立刻百倍 連縱了幾縱 來到了當場高聲說道小子 你也不用跟我三大爺動手 就是大將金頭虎 你等就無人抵抗 適方才可別看我敗走 實話告訴你吧 那叫誘狼出洞 賈明說這話 本來是信口胡說 那知道他把陳秀虎給說怔了 在天罡台裡面 賈明跟他動手並未分出輸贏楊六爺就到了 總算賈明這三十六杵未露完 他只知道賈明杵法高強 到如今聽賈明說出是誘敵之法 他還是真信以爲實了 當時小子手拿大槍就沒敢動 張其善向衆人說道 那位願意過去拿這個無能之輩 話言未了 少王爺鄭小峯 叫了一聲千歲你給我觀看 我前去拿他 說罷够奔當場 伸手撒雙鞭 用鞭點指道小輩你有多大能爲也敢在此耀武揚威 賈明留神看了看這小子 帶着一番少年英雄氣概 遂問道小子報通你的姓名 鄭小峯報罷名姓 雙鞭一擺够奔賈明使殺 賈明不敢怠慢 身形往旁邊一閃 憑手中軍刀接架相還 賈明沒有新鮮招 當然還是爲三十六下 轉瞬之間招數已然用完 一句話沒說 抹身便走 鄭小峯不由得哈哈大笑 遂叫過老勝英 這樣無能之輩你何必讓他過來呢 你也不看我是什麼人 小孩子焉能是我的敵手 他這話說出 從中怒惱了一位小英雄 可就是千里小神飛修化龍 擺手中大掌 叫這小子 你遠別說大話 我看看你有多大能爲 修化龍使的本是日月龍鳳掌 裡面的招數講究的是點穴 鄭小峯一看化龍十分精神 這才問道娃娃你叫什麼名子 難道說不怕死嗎 化龍你報了名姓 說了麼小子不用多說 說着擊雙掌晃身向前一進步 够奔小峯華蓋穴上便點 鄭小峯一看來的招數厲害 趕緊把身形往後一撤 雙鞭搭在了一處 照定化龍的雙掌便碰 修化龍把雙掌一撤刷啦一打轉 雙掌合併在一處 够奔小子左肋扎來 這手功夫叫作老梅發花 症小峯一看厲害 趕緊將

身形一閃 雙鞭直立用跨馬推山的功夫向外一推 化龍撒掌再往裡面進招 兩個人打在一處 鄭小峯一看心裡納悶 就憑這麼個小小年紀的孩子 居然會有這麼高的武術 我翻他動手二十招數尚且不能取勝 這要是再跟勝英動手 那不更差的多了嗎 自己想到這裡 心中一著急 暗說道這裡可是兩軍陣前常言說得好 先下手為強 後下手遭殃 我何不用絕招贏他 鄭小峯想到這裡 雙鞭照定化龍的頭顱蓋頂就打 然後拖鞭就走 化龍還以為是小峯力怯敗走 隨後便追 這個地方可就說這是閱歷了 化龍總算出於年輕 動手之間不能審查虛實 豈不想人家並未輸招 因何退走 動手的規矩每欲進必先退 如果要真退的話 絕以不能這樣安穩 化龍一時大意 以為這小子果然要逃 一時貪功心急 擊掌隨後便追 忽然間鄭小峯身形向下一矮 右手鞭往後一掃 化龍提丹田氣往上一躍 將然躲過了這一鞭 小子右手鞭隨着身形一轉又是一下 化龍縱起來 將然往下一落 腳尚未着地 未想到小子左手鞭又從左邊打來 化龍再想躲可就來不及了 耳輪中只聽得克又一聲 化龍應聲而擱 已然打斷了左腿 鄭小峯軍形一起 雙鞭一舉打算結果修化龍性命 這時候俠義裡面倉郎郎一片聲 其快如箭 來到當場四五個人 頭一位手拿一對鴛鴦鐵 攔住了鄭小峯 非是別位 正是修化龍的父親小霸王修麟 這叫打仗親兄弟 上陣父子兵 修化龍跟鄭小峯交手 老人家一旁觀看 起先倒看不出什麼來 後來見賊人一走 修化龍一追 老頭子暗道不好 我兒要遭他人的毒手 老頭子本打算告訴化龍別追 說時遲那時快 話未出口 孩兒已然被打 老強子于頃地這麼一根苗 父子連心焉能不急 雙槍在一處一碰當即一聲 不亞如旋風一般 已然到了當場 其味就可就

是三太 香五 茂隆 李煜等小弟兄隨着修麟來到當場 拾軍刃的拾軍刃 搶人的搶人 當時把修化龍弄回本陣 鄭小峰一看 而前站着一位老頭兒 手裡拿着一對軍刃特別 鏗光明亮 遂用手中鞭點指 你是何人竟敢攔我 修爺未曾說話先哈哈大笑 叫道狂賊 你不認識我豈不枉生二目 我姓修單字名麟 外號人稱小霸王的便是 方才我兒當場輸招 並非武術不敵 皆因他年少 欠些閱歷 一時大意 你那叫微倖贏敵 今天遇上我 大概你是陽壽告終 還不過來受死等何時 鄭小峰一聽這話 心說能耐不知道怎麼樣 牛跨骨吹的到不小 他要說我還不知道 原來方才打倒的那個娃兒就是他的兒子 這才叫打了孩大人出來啦 想罷遂叫道修麟 何不這樣的揚氣說些大話來嚇人 也不是我小看你 你能够在我的面前走的了五十個照面 我就不叫五行金剛 修爺帶笑道 小子你這個話說的我到覺費事 到不了五十個照面 我就把你送到老老家去了 鄭小峯聽了這話有氣 雙鞭一擎 趕步向前喝道 喇 別走接招 話到人到 雙鞭帶風 照老人家打來 修爺一看這小子勁頭兒不含乎 莫若我先試試他有多大勁頭 想犯身形略微往旁邊一閃 用雙手輪往上一接 耳輪中就聽當郎郎的聲響 震得鄭小峯虎口發麻 他着老人家使的這對軍刃輕巧做夢也想不到老頭子跟他碰這一下 連往後退了幾步 看着老頭子啊了一聲 修爺心說小子你不用叫喚 不就是你這個勁頭嗎 老太爺賣賣老 還真沒把你放在心上 老人家趁着鄭小峯發怔之時 雙鉞左右一分 一上步往裡就推 方才把鄭小峯碰了那一下碰合乎了 趕緊將身形往旁邊一閃 這才用鞭接架相還 童爺這個人本來的脾氣就狠 又因為這小子把兒子打倒 所以爲子復仇心切 對於招敵上所發的完全是絕招 並且還是特別的快

鄭小峯在先不理會。後來覺着閃展騰挪有些費力。心說憑我五行金剛，難道就不是他的敵手？未跟俠義營交鋒打時，本來打算遇着勝英跟他大戰三百合。到看着誰行誰不行，那知道還沒見着勝英，就是這普通的人位。我尚且不能抵敵，這要是見着勝英豈不是連三合也走不了嗎？往常倒聽他等說俠義營如何厲害，我總以為是他們大家武術欠精。到今天一看，趕情不對。俠義營的人實在是個個高強。小峯一面動手思想，正然暗含着急，無法贏修爺。忽然間留神一看，小子樂了。見修爺雙鉞招數漸漸慢了，就是動轉挪移，也透着遲慢。五行金剛鄭小峯心中計算大概動手尚不足三十回合。自己原先說不能叫他在面前走五十五個照面，果然老匹夫已是疲乏了。他這才一抖精神，搶步進招，一鞭緊似一鞭。修爺的鉞倒慢了。一招緩一招。鄭小峯看的明明白白，這才真心大膽動手。準知道老頭子已無抵抗之力。這個動手法于別人不知道，勝三爺可明白。知道修爺這是養敵之騙，然後乘機勝之。鄭小峯他那知道，雙鞭舞動，任意縱橫。據他的眼光看，不出十個照面，就可以戰敗了修爺。想到這裡，心裡很着急，恨不能早早將他戰罷了方趁胸懷。想到這裡，狠狠舉雙鞭往下打來。你說修爺這招太損了，看見他雙鞭打來，一轉身往旁一閃，雙手鉞由下往上，繞當郎一片響響。照定小子雙鞭一打，小峯那裡想到這一手，猛然一打，雙鞭幾乎落地。鞭到是沒撒手，但是老頭子的雙鉞可推進來了。小子有心往後撒手，已然就來不及了。你說不撤，兩手就不出要了。小子一着急，雙手往下一垂，身形向下一矮。他那個心思，打算矮下身軀，叫鉞由打頭上過去。他可就忘了老頭雙鉞多麼快了。他往下一矮，修爺向前，勃頸跟鉞一平的時候，鉞也到了。小子說聲不好，一閉眼，覺着勃頸一涼，耳輪中就

聽撲的一聲小子的雙鞭一扔頭已落地 身子往旁倒了 這功夫修爺早就一躍 來到旁邊
一陣大笑 這一來不緊 把張其善可就吓壞了 本來小霸王修麟殺了人固然不算什麼
在俠義聲聲英雄看 也不算什麼 在這邊便了不的了 皆因這個鄭小峯不羈等閒之輩
乃是鄭王爺的兒子少王爺 因為他的父親臥床不也 來到天罡台服侍父病 一旦之間
在兩軍陣前被殺死 你說這鄭王爺要病好了 這段事怎麼交代 何況張其善逃到這裡
以及跟大清兵打仗這些個事 鄭王爺一字不知 皆因他病得昏昏沉沉 要一節說給他也未
必聽的明白 再者說就是說明白了 還恐怕受了驚吓 所以叫外面的事並不敢往裡面回稟
到如今鬧到了這非天地 可怎麼好 張其善正想思前想後 心裡不得主意 這麼個功
夫陳秀虎看看未免心裡 陣難過 遂把大槍一抖 來到當場高聲說道 每你胆大修麟
將少王爺殺死 陳秀虎在此 我看你往那裡逃 說着挺槍够奔修爺當心就刺 修爺跟陳秀
虎二人動手 早有騎走過來將鄭小峯的尸身收拾去了 修爺心裡本打算殺個三個五個
怎奈陳秀虎槍法高強招最純熟 修爺動着手留神一看 不啻吓了一跳 心說可了不的了
這幸虧是我 還不算無能之輩 真要是換一個稍為軟點的 焉能是賊人的對手 老人
家看到這裡 自己可留了神啦 只得將雙劍招數看關足勢 不足十二分利益不肯輕易往裡
進招 就是這麼二人動手足有六七十個回合 仍然是不分高低 三爺一看不由得緊皺雙眉
那個意思看着修爺贏賊人有些不易 打算親自過去替換 在旁邊勝之王曹榮看出來老人
家這份意思 叫道三叔你老人家給侄兒觀看 我跟這小子來個槍對槍 三爺一聽准知道曹
榮這個大槍不含乎 遂說了賢姪既然前往 千萬要多留留神 不可疎神大意 曹榮點頭

奪槍來到當場，叫了一響修大叔你老人家暫時撒手休息。待曹榮拿他，修爺一聽勝天王出頭，看着將雙鉞一擺，身形一轉，跳至了圈外。遂道：曹賢弟多辛苦吧。老頭子說能自回本隊去了。陳秀虎上下打量勝王天曹榮，然後問道：你是赤峯島主曹世彪之侄曹榮嗎？曹榮答道：既然知道我的威名，就當撒手扔軍刃，束手就擒。陳秀虎哈哈一陣大笑道：吃裡爬外，那有你這樣英雄。小太爺我是未曾得暇，不然早就結果了爾的性命。曹榮微然一笑道：並不着急。叫道：陳秀虎，你乃是晚生下輩，量你有多大能為別走接槍。撲魯一抖，够奔秀虎咽喉點來。陳秀虎轉身竊槍，憑手中槍相還。二位這兩條槍，不亞如二龍出水一般。槍來槍去，各盡所能，二人殺在一處。王子張其善把眼都看直了，皆因自己也是個使槍的，看看自己槍究竟比人家如何。因為這假越看越愛看，這竊話一說，功夫可是不小了。大概二人動手總够八十多個照面，並不分勝負。曹榮動着手一想：暖呀，我勝天王曹榮在赤峯島時，自以為這條大槍在台灣地面不數一便數二，沒想到這個小輩的槍法如此高強。大概我一定是不能施展特別的招數，打算廢他不易。曹榮想到這裡，打算用槍裡絕招名目，叫國身反刺。動手之間，一看陳秀虎大槍够奔自己挑來，曹榮轉身往旁一閃，然後拖槍便走。陳秀再果然不捨，隨後便追。一面追趕，高聲說道：曹榮那裡逃走，實話告訴你吧。上天追你到凌霄殿，入地趕你到水晶宮。今天遇上我，你休想逃走了。曹榮本打算施展他的絕招，暗暗回頭觀看，看見小子相離不遠，猛然間一轉身，大槍將然一擊，沒想到陳秀虎早有防備，雙手擎槍，輕輕照定曹榮的槍一點。這一手，說是真出乎曹榮的意料，錯非是雙手的力量足，還是真被他將大槍打落埃塵。雖然槍未曾出手，槍尖往下一低，離地僅差數寸。曹榮知道不好。

將要往回撒手。這個功夫，人家大槍已然够奔咽喉刺來。曹榮無法，只得將頭一縮，斃命要害已然躲過。可是右臂頭正跟人家槍尖相對，就聽撲的一聲，槍尖刺入約有二寸深。這算曹榮不含乎。借着他的槍刺的工夫，身形向後一縱，縱出去七八尺遠近，緊跟着一轉身，退回了本陣。這時賈明看着早就急了，皆因這小子跟修老頭兒大戰幾十合不分勝敗，又跟勝天王曹榮又戰了七八十合。賈明心說：這個小子不含乎。看這情形，非得叫大個子出去拿這小子了。自己想到這裡，湊到大個子近前，低聲問道：「大小子，你看見三大爺生氣了嗎？」就因為咱們大家夥，光吃飯不打仗。剛才我跟我老頭兒到賊窩裡全都打了，你可還沒打一下啦。三大爺要是一生氣，回頭就許把你開出去。我可是說你為好，要不告訴你，要開出去，你就沒地方吃飯去了。大個子生平就怕沒飯吃，聽賈明一說，心中着了慌，遂道：「這應當怎麼辦呢？」賈明這個主意都使慣了，隨便說兩句瞎話，就能把孟金龍哄動了。此時一聽大個子又上了自己的圈套，一聽他們，這才微翻狗眼道：「大小子，你看不見榮兒跟賊打仗了嗎？你不會撒大杵，過去叫曹榮回來嗎？」大個子聽到喜歡非常，遂說道：「對了，回手裏紫金降魔杵，就在這個時候，曹榮已被刺傷。大個子不敢怠慢，一溜奔當場，喝道：『小子，今天不把你弄壞了，三大爺就不管飯了。』」陳秀虎一聽，這才叫六月六看戲，秀春打六九頭，誰也不挨着誰。又看了看孟金龍這個樣兒，准知道是一個漫爛天真的傻子，遂用大槍點指道：「爾是何人，前來送信？」大個子跟沒聽見一樣，說：「小子，你叫什麼玩藝呀？」秀虎報通名姓，又問大個子：「孟金龍樂嘻嘻說道：『小子，你打頭裡問後頭問，還是打當中問呢？』」秀虎聞聽，一怔，不知道大個子說的這叫什麼話，尙且未及答言，木陣裡圍張其善大聲說道：「陳少攤主。」

不必費話了。這小子他叫混海金鬚孟金龍，能爲逃人是勝英的打手，動手之間千萬要多多留神。陳秀虎聽到這裡不由得哈哈一陣大笑。這才向着大個子說道：「孟金龍也不必在我面前裝傻充怔，你遇上別人能欺你的本領，今天你碰上少潑主我，就算是你的死期已至。」大個子不知道陳秀虎說的是什麼，一句話不說動手就打。陳秀虎只得轉身躲閃，憑手中大槍接架相還。大個子跟人家動手，喜歡人家跟他硬接硬打。今天一見陳秀虎並不接他的軍刃，舞動大槍往裡進招。大個子口裡叨叨念念道：「小子不敢碰啊，玩花招咱們就玩花招。」說着大杵施展開了什麼叫上打插花蓋頂，什麼叫下打枯樹盤根。你可別看人笨，趕情招數使出來真是靈活無比。陳秀虎一看，心中暗道：「說以爲這個孟金龍也不過就是一勇之夫，有一膀子笨力氣，這麼看起來小子武藝很高，這就不怪張其善叫我動手留神了。」陳秀虎想到這裡可就不敢大意了，手中大槍招數變得嚴嚴秘密，不見十分便宜不肯輕易發招。二人這一鬥不要緊，瞬息之間已然動手就是五六十個回合，兩個全都是精神百倍，誰也不上下。金頭虎賈明一看心說可了不得了。陳秀虎這小子可算是勁敵，他連戰了三傳，而且這樣勇猛。大個子杵法到是不錯，可有一樣兒他那個玩藝全都是實在的。倘若人家跟他使出來好的詐的他可不懂的。功夫長了，就許上了這小子的當。要是敏捷省事，還是大個子的抓有兩下子。莫若叫他換抓，幾下到許取勝。賈明想到這裡，身形往前凌了幾步，高聲說道：「大個子不成，你的玩藝短，他那個傢伙長，還是換手吧。他們兩個人這樣說話，別人可不懂的。惟獨大個子一個人明白。」接言說道：「就是吧，我也要換大手呢。」話說到這裡，一回手大杵背起，要說這個地方錯非孟金龍有這個胆子，換一人誰也辦不到。那位說：孟金龍

動手之間大杵背好 倘若見敵人不帶三十七一 擊槍便刺 應如何怎麼辦呢 這裡面有個理由要是不說明白了 差不多人人都是這樣想 未免這個情理有點下不去 其實這個原因很容易明白 頭一樣動手之間將軍刃收起來 敵人不知道是什麼招法 稍為不慎重當然不敢往裡進招 再者說就讓敵人要進招住裡打 這個子的手也能抵抗 真要是被他將軍刃攔住了 還說不定誰輸誰贏 這個地方並不是替孟金龍捧場 這乃是老劍客夏侯商元這樣教的 不但手能够抵抗 并且這還是一個熟招 孟金龍對於空手奪軍刃 還是一絕 可惜就是沒遇見過這樣怪人 今天陳秀虎動着手一看大個子把軍刃收起 不由得也是一怔 遂擊住大槍叫道孟金龍動手未分勝負 為何將軍刃收起 大個子倒背雙手 看着陳秀虎道 收起呀小子 陳秀虎一聽這小子怎麼了 不會說人話動手好些個毛病 秀虎不知 張其善等衆人可明白 將要告訴秀虎留神這小子要換軍刃了 這個話未能說出來 嘩啦一聲 大個子將龜背抓就取到手中 樂嘻嘻說這小子 你認得這是什麼玩藝嗎 陳秀虎一看不由得雙眉緊皺 啊原來你是取抓呀 我要早知道你是背手取抓 何不手起槍進結果你的性命 這真是豈有此理 又一想 降魔杵就是一件笨重的軍刃 在他這小子手裡拿看 或者還人物相稱 抓可就不然了 帶繩帶鍊乃是巧妙的武器 憑他還能有多高的抓法嗎 叫我看你不換抓還則罷了 真要是換了抓 就算自取速敗 秀虎想到這裡哈哈狂笑道 孟金龍你換抓動手也難以取勝於我 大個子擊大抓一抖 抓如飛燕 够奪賊人頭頂便抓 秀虎身形一閃 手中槍用烏龍攪海往上一攪 打算將抓繩繞住 大個子早就點手抖回 將抓繩一帶 大抓仍然回到了手中 秀虎看着不由得暗合稱贊 就憑這麼一個人居然抓法練到這個地步

我可真正沒見過 大個子接着又說抓你的腦袋 接二連三就抓起來了 陳秀虎留神一看 大個子這抓 就憑站在這裡躲閃纏繞 絕以繞不上 莫若我往裡進招 一面留神他的抓 相離一近 無論如何也能將他的絨繩掛住 小子想到這裡 大槍聲動够奔大個子刺來 正巧大個子也是一抓够奔他的肩頭抓去 秀虎身形往旁邊一縱 雙手一反 撲郎壁正壓在了抓繩上面 兩件軍刃往一處一會 滴溜夕一轉繞了七八個扣 大個子一看不好 趕緊用力往回帶抓繩 陳秀虎一看抓繞上了 也是打算雙手一用力 把他的抓奪過去 兩人一使力崩的一聲 把抓的絨繩扯斷 陳秀虎要是跟大個子比力氣 他可差的多 兩人這一較勁 秀虎已然用足了十二成力 大個子不過才七八成 繩子這一斷不要緊 撲冬一聲把陳秀虎摔了個大仰克 大個子看這個樂呀 說小子你把他的右手弄壞了 跟你沒完 說看話一縱身來到秀虎近前 正趕秀虎一古魯打算起來 大個子一看取忤已然來不及了 就用他一尺二寸長的大脚 在陳秀虎頭上就是一下 本來陳秀虎爬伏起來離地就不高 被大個子這一脚踹了個嘴肯地 說聽醇的一聲 七竅流血當時氣絕身亡 大個子不管賊人死活 伸手先將自己大抓拾起 帶在了皮囊裡面 就聽賊隊之中有人高聲喊道 好你孟金龍竟敢打死陳小灘主 你也別想活了 隨着聲音面前來了一人 生得細腰扎臂 蛇肩抱橐 面如青蟹蓋 手使一條鎖鐵棍 高聲說道 孟金龍你可認識雙頭鳳尾狼單于凱 大個子留神一看果然這小子後腦起樓 如同雙頭相彷彿 大個子翻了翻白眼 人家說完話 全沒記住 只記得一個狼字 遂說道 狼兒小子你來了我也把你弄死 單于凱聞聽有聲 并不跟他往下多說 擊棍便打 大個子身形一閃 躲過了棍回手撒忤 棍來忤往接架相還 單于凱的力氣還不含乎

跟孟金龍打了個平手。戰了些時並不分勝負。三爺一看緊皺雙眉。那個意思要親自過去擒賊。老頭子由打剛才見大個子抓繩崩斷。自己就不放心。到如今一看這單于凱比陳秀虎尤其厲害。兩軍陣前性命賭鬥。真要有意外那還了得。老人家這個意思。別人也全都看出來了。飛天玉虎蔣五爺走到三爺面前。說三哥這小子一出頭時。我看他使棍。我就有意會他一會。又怕金龍這個孩子任性。如要是我出去。他再不退下來。未免叫人家看着不好。看。我打算叫三哥你將金龍叫回。小弟我前去會這個單于凱。三爺想起方才曹榮出去槍對槍。到如今又要棍對棍。皆因不知道人家能爲怎麼樣。未免心裡不放心。略遲一遲遂說道：五弟你先別忙。哥哥我前去會他就是了。五爺一看三爺說話帶遲疑。早已就明白了。帶笑說道：三哥你還別不放心。方才曹大哥槍對槍落敗也是因爲貪功過急不然的話。輸不了。小弟所以沒敢冒昧過去也是這種意思。此時我已然看上好半天。並非自長威風。大概我要出去不至於輸給他。三爺一聽心說可以。五弟真是智隨年長。當年對於打仗就是僵着十二分火出去的。到如今居然能够看看人家的招數。然後再出頭。這真是難得了。這段事不但勝三爺心裡喜歡。就是所有的老英雄。那一個也是點頭讚嘆。看起來俗語沒有錯說的。烏隨鴛鳳聲鳴遠。人伴賢臣品格高。本來蔣五爺所跟着的這幾位弟兄。位位都是有身分的人物。日子一長慢慢就薰染高了。三爺聽蔣伯芳這句話說的有比分。遂說道：五弟我可沒想到你居然會這樣細心。往後作事全都這個樣兒。方不愧爲英雄。既然如此。我將猛兒喚回來。你就箭去會戰。千萬要加小心。五爺點頭。老人家這才高聲說道：猛兒。撒手這兩來。金龍動手正然打得難解難分。猛然間一聽有人叫他。這個語聲聽出來了。正是勝三大爺。真要是

他們老頭孟凱叫他亦未必肯聽。皆因是飯東他可不敢不聽。孟金龍無奈仍然用他那退步連環杵的法子，直退到了圈外，向單于凱說道：「你先別走，三大爺叫我呢。」說罷，手擎大杵回歸本陣，蔣五爺早就舉棍在旁邊觀看，容着金龍一退下來，一縱身到了當場，說單于凱你可認識你五太爺飛天玉虎將伯芳嗎？單于凱上下打量五爺，不覺好笑，憑孟金龍還是俠義營的打手，尚且不能勝我，就憑你這個文縐縐的樣子，居然敢前來跟我動手，這可真是自取侮辱。自己想到這裡心裡喜歡，到不是喜歡別的，陳秀虎當場被金龍一脚踢死，旁邊陳秀龍本來連眼都紅了，單于凱恐怕他心中悲哀動手不利，竭力攔住陳秀龍，自己要出頭替棍將他打死，頭一樣替秀虎報仇給秀龍解恨。再者說，又給自己轉轉面子，按他這個意思，他看蔣五爺是無能之人，不動手還則罷了，只要一動手就彷彿他一准能贏，你說這小子他這不是瞎了眼嗎？想罷，揚揚得意叫道：「蔣伯芳，既然願意前來送死，你就進招，待我打發你回去也就是了。」五爺聽他這片言語，分別是隔着門縫着看了人，自己也不生氣，心說小子動手你就知道了，想到這裡，雙手把棍一擊，說道：「接棍。」泰山壓頂撲奔小子打來，常言說的好，錘棍之將不可力敵，既然二人全都使棍碰到一處，那可就得分分勁頭了。他一看蔣五爺棍到了，身形並不躲閃，蹲當騎馬式站好，雙手托棍定南針子午式，橫梁架海的招數往上一接，說了一聲開，就聽當的一聲，時在夜間，火星迸起來多高，震得賊人虎口發麻，膀花覺酸，身形往後退了兩三步，把雙眼一瞪，唔呀一聲，往下沒說出別的來，心裡的話怎麼樣就憑你還有這麼大力氣，嘴裡雖然沒說出來，蔣五爺也明白，跟着往前一進步，葉底藏

花 橫有一棍打來 小子無法只得立棍住外一開 仍然是當的一聲響 把小子打出去好幾步軍于凱自己心說今天我算輸眼了 我看他像個文生公子 真沒想到他會有這麼大的骨力 蔣五爺這個地方就叫得理不讓人 身形一矮棍走下盤 橫掃賊人的雙腿 單于凱說什麼也不敢再跟五爺碰了 只得施展閃展騰挪的法子 平地躍起躲開了棍這才舞動軍刀接架相還 蔣五爺一看小子把勇氣退了 要憑招數跟自己動手 五爺也會出主意 莫若我給你來個下馬威 索性把你打到迷魂陣裡 就讓你今天不死叫我怕我一輩子 五爺把主意想妥一發招 那一個雲裡翻筋斗 他老人家把行老棒 施展開了 借着燈火之光但見白光灼灼 霎時間已然打成一席棍山相彷彿 在彼此比力之後 單于凱雖然力量不敵蔣五爺自己還有一部份希望 就是憑招數動手也未必准輸 到現在一看可完了 力量不敵 武術不比自己矮 不用說贏人家 准保不輸都不一定 小子一面想着 心裡可就加上了小心了 招數也不敢輕易往裡進了 驕敵之心也不敢有了 手中棍看關定式封閉躲閃 他的心思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他是這樣打算 那如何能夠贏的到 蔣五爺就因為他動手之先說了狂言大話 心裡很不滿意 暗說我要不給你個厲害 你也不知馬王爺三隻眼 這也不怨五爺這麼想 攔着誰也是這個樣兒 要不怎麼說無論是什麼事 話傷人不算便宜 今天這個單于凱吃了嘴的虧了 在先前還可接接招 到後眼花繚亂 看前面是銀棍後面是蔣伯芳 那才叫打在棍陣裡面 小子一看不好 趕緊留神找機會打算逃走 心裡想的倒是不錯 可就是得不着這個空 又勉強支持了十幾照面 小子一看實在不成了 只得冒着險將手中棍虛幌了幌 抹身就走 蔣五爺早就知道他要逃走 早就留上神了 果然小子將軍刀一幌 打

算逃出圈外 五爺往前一探身 單手擎棍輕輕在小子後脊背上一點 撲通一聲小子撲出去一丈多遠 所幸是這小子往前跑 五爺的棍隨後點上的 從中得了一個解力 不然的話說立了棍頭就許點進去 雖然這麼說 小子已然帶了重傷 賊陣中依着陳秀龍還要過來動手張其善 想不好 晝夜之間實在難以取勝 再說俠義營的人是多的 倘若他們一方面在這裡動手 一方面派人取天罡台那便如何是好 張其善這才攔住陳秀龍不讓他出去 手下人已然將單于凱搶回 張其善吩咐抬着陳秀虎鄭小峯兩人的屍身 叫人背着單于凱 大家轉頭往回逃走 將五爺正盞在當場等着來人動手 看了看對面賊陣燈光移動 這才知道張其善逃走 這個功夫勝三爺也看見了 心說這可是好機會 趁着他等往裡逃走 隨後掩殺 不過今夜准可以將天罡台得過來 老頭子主意已定 派小弟背着他修化龍斗勝天王跟隨一同回歸六合金頂崗 其餘的人全督隨着三爺追趕賊人 就皆因差這麼一會兒的功夫張其善等已然走出半里多路 俠義營老少羣雄竭力追趕 前面的賊人也是極力奔逃 一直追到了天罡台下 衆賊人已然搶進了山口 羣雄往近前一逼 台上有人把守 一陣梆子響萬弩齊發 加以滾木擂石往下打來 鐵牌道聲噯仙師諸葛山真 一看自費勁絕以坎不進去 如果非攻不可勢必得傷人 全帶了重傷也是攻不進去 這才趕緊叫勝施主 暫時不必攻打 先回到金頂崗有什麼話天光明亮再說 三爺一看也是無心攻打 只得帶領群衆仍然回歸金頂崗 到了銀安殿 走醫治傷人 勝大王曹榮那個好治 不過上些金瘡藥紮束起來就完了 小英雄修化龍左腿已斷 錯葛道爺給他接骨頭接好 然後敷上藥裹竹板捆綁 止住疼也就沒有多厲害了 不過剩了靜養 此時天色已然東方發曉 三爺二次到廟裡觀

看 想把經過之事報告二位劍客 沒想到老爺三個仍然未回 三爺無法 回到銀安殿天光已然大亮 老少群雄漱洗完畢 用過早飯 三爺約請衆人前去攻打天 臺救六弟楊小石 衆人只得點頭 除了曹榮修化龍自家父子在崗不動 其餘仍然前往 帶大清兵弓箭手一百名 來到天罡台下先打發人前去答話 叫張其善出頭 焉想到有人往近處一走 上面立時放箭 不問可知道一定是張其善已然囑咐明白 打算堅守不出 老人家傳令叫大清兵往台上放箭抵抗 然後衆人往上圍 無奈一連攻了三四次全都被人家用滾木掃石灰瓶炮子打回 三爺一看不成 不等人勸 仍然帶領衆人回金頂崗 三爺不放心再到廟觀看 這一次還是真來着了 二位劍客全都回到廟中 勝三爺上前稟見老師 說弟子已來了三次非常納悶 不知師傅到那廟去了 受道口誦無量佛 是你非知 我等調查他這個水火樓的總絃 好爲易才得着消息 十佔八九隨機隱藏在七星天罡台 勝三爺接着說道 弟子數次前來就容的稟知老師這個總絃的所在 艾道爺聞聽一怔 遂問道總絃的所在 你何以知曉 三爺遂就把魚眼高恒的話訴說了一遍 三位老少劍客說才明白 勝三爺又把昨夜經過的事一說 現在小石尚且身困 艾道爺點了點頭囑咐三爺暫且回去 天晚收拾停妥 你等隨我前往 三爺點頭答應 回歸銀安殿 見着老少羣雄將話說明 衆人一個個全都歡天喜地 知道從中有三位劍客主持 大概天罡台不足爲慮了 一日之間不過就是够時候吃喝 三位劍客這理自有廟裡人招待 單說到了晚間 還是白晝之間攻打天罡台這起英雄 衆人全都來到劍客的住所 勝三爺進去稟明了劍客爺 三位劍客來到外面隨衆人够奔天罡台 來到切近 老劍客吩咐數勝三爺回着老少義雄店前面攻打 老人家帶着紅衣道大槓鼓繞走後山

來到後山陡壁懸崖下。老刺客先將長大道服脫下來，然後又脫下來雲履高低襪子，中衣往上一挽，脫下來的衣服全都用白包伏包好，往後一背，在胸前麻花胡蝶扣一拴，全都收拾好了，回頭囑咐：「我到上面去，腰間帶着根大繩，你們看見繩下來就順繩而上，紅衣」

頭，就見老人家丹田一提氣邁步簡直說往山坡上面走，可是雙手拍圓兩腳登上坡，就如

同走平地一般。這手功夫名目就叫壁虎離牆平行術。刷刷轉瞬之際已然來道了上面，衣服

鞋襪全都收拾好了，這才找了一顆樹將繩子拴好，垂到了下面，紅衣道姑看看大腦袋由

繩而上，三位劍客全都到了上面，大繩收拾起來，愛道爺告訴大腦袋：「你到前山接應他們

進山，千萬不可傷人。」夏侯老劍客點頭答應，辨別方向，够奔前山而來，老人家到了前山

將手中寶劍三搖五晃，刷刷就是好幾道厲閃，跟着抖丹田吶喊：「大腦袋夏侯商元在此，爾

等如果不願意死即速閃開。」在先前兵對於大腦袋不大甚認識，到現在可就不然了，人

人皆知道乃是殺人的魔王，借燈光一看并非真果然大腦袋來到，人人都是父母生養誰不

愛惜生命，衆兵不約而同四下奔逃。勝三爺在外面攻打天罡台，所以不能前進的原因

就是因爲這些兵放箭扔石子，現在衆兵丁往各處一逃，當時弓箭滾木灰瓶等也不往

下打了。勝三爺一看機會到了，手撒魚鱗紫金刀，在手撕定銀鐸，丹田一提氣囑咐一聲：

「頭一個蹤到了台上，其餘老少英雄也隨着三爺往上闖，守天罡台最前面的首領，乃是八鳥

之中的二鳥周冲郭俊兩個人，猛然間一看兵四散逃走，將然一怔神之際，面前一幌，

三爺來到了上面，周冲一擺虎尾三節棍撲奔三爺便打，老頭子也不跟他多說，憑魚鱗紫金

刀一接架相還，這二人將然戰到了一處，後面衆人也到了，郭俊將然要帮着周冲雙戰三爺

忽然面前劍光一閃，被大鵬及老劍客將他攔住。這四位當場動手，其餘的英雄可就將柵欄開放，所帶大漢兵也全都接應了裡面。周冲跟三爺動手，他也不是三爺的對手，不過尚且能够勉強支持。惟獨郭俊跟老劍客打在一處，不用說老人家手裡還擊着斬金斷玉的寶刃，就是空手小子難以對敵。對付着不過打了二十來個照面，被老人家一劍將他的懷杖截去半根。小子以為十分便宜抹身就跑，其實這個便宜是老人家給他的，皆因有愛道爺的話不準傷人。要不然郭俊有四個腦袋也切下兩對來了。郭俊一走，就是周冲一個人，那裡還敢戀戰。何況又看見快義營的人全都到了，只得虛幌軍刃隨着郭俊一同逃走。三爺一想隨兩個賊一走，必然够奔裡面送信，何不借着追趕他二人往裡打。三爺想罷這才帶領衆人隨後追趕。追了沒有多遠忽然間前面一片燈光，爲首正是張其善。這小子自從敗退天罡台，吩咐手下人，將小王爺鄭小峰以及陳秀虎二人屍身，用棺木成殮，不敢叫裡面老王爺知曉。張其善打算先用登山豹子楊小石給這二位祭靈。大家一聽也很贊成。兩口靈停好了，打發人去提楊小石。功夫不大手下人回來報告，不但是沒有楊小石，連細他的繩兒都看不見了。大家聞聲一怔，張其善明白准知道是被快義營救去了，只可不祭靈就是了。趕緊一方兩給單于凱上藥治傷。一方面派八鳥弟兄二人一班輪流守前山口。有人攻打只要堅守不可出戰。又命戴勝其五鼠等查巡後山，全都安置好了。打算堅守不出。到了今天晚間忽然前面嘍兵頭目前來報說是勝英進了天罡台了。這一句話不要緊，把衆人全吓了個目瞪口呆。陳秀龍在旁邊說道：兵來將擋水來土屯，勝英不來我還要找他去呢。既然他等前來的話，也就不用說了。只可跟他一死相拚。張其善測了此時也是別無良法，只可率領羣賊够奔前

由 正然行走之間正跟勝三爺等遇見 宋容三爺說話 張其善遠遠叫道 勝老鏢頭你這個舉動未免太以趕盡殺絕了 六合金頂崗被你徵俸佔去 未出旬又來到天罡台 你這那裡是打賭破陣 分明是借題逞雄 三爺接着哈哈大笑叫道千歲 勝英說話從來不能改口 仍然當面要求 千歲如果肯將我的六弟楊小石抖繩一放 勝英馬上就走 張其善不聽楊小石三字還則罷了 一聽這話心裡有氣 到不是氣別的 這明是當面羞辱人 遂把雙睛一瞪叫道 勝英人你教走了 那不過是我一時失神大意 何必還要這樣逞能 難道你說了這句話我就怕了不成 來來 你我休要憑仗他人 各自憑手中軍刀決一死戰 勝三爺一聽高興的別提 沒想到張其善要跟我決一死戰 這真求之不得 常言說的好 拿蛇拿頭 擒賊擒王 我要能夠將他當場戰敗 或者結果性命 其餘的賊人不剿自滅了 老人家想到這裡哈哈一陣大笑 叫道張千歲今天打算跟勝英決一死戰 這方不愧是英雄 不怕勝英不是千歲對手 當場輸招甚至於亡命 死在九泉也佩服千歲是條好漢 張其善一聽這個話分明是有意跟我一死相拚 也能大軍失敗 到了現在我的威名已震夷盡 就是佔在世界之上 也沒有多大意思 到不如我今天跟你分個高低 如能够憑我手中大槍 將他結果性命 我連連兵敗差不多都反在他的身上 真是如了心願 也可以報復報復以往之仇 張其善想到這裡將大槍 抖起奔近前 向着三爺分心就刺 三爺右手一見刀就是半個圓圖 魚鱗紫金刀輕輕的向大槍上一壓 那個情形打算要往裡推 張其善雙手一糊勁 老頭子順着他的力量刀起處走的是裏腦膠頭 斜着撲奔張其善的勃項砍來 張其善身形一矮 大槍上擊 這手功夫名目叫作懷中抱月 只要是刀槍相碰 使刀的就算輸了 三爺應當往回撤刀吧 不對

老人家一概順着他的槍力，就彷彿是和碰上一編，刀往起一翻，跟着身形一打轉，鋼鋒又奔張其善左肋砍來。這手功夫就叫鳳凰旋窩。張其善不敢怠慢，向後一退步，大槍往前一推，名目叫做跨馬推山。老頭子刀往回撒，張其善大槍隨着往下一打，霸王掙槍的招數奔三爺帶背連肩往下便打。三爺倒步抽身，躲過了大槍，攔刀再往裡進招，兩個人打在一處，各自抖擻精神，各不相讓。闕耀一看老英雄這大年紀果然勇猛無比，一擺手中雙刀來到當場。他打算幫助張其善戰勝三爺，那如何成的了。這邊老英雄九頭獅子孟鏗，七星古銅刀一鎮將敵人一攔住，彼此對看了看全都認識，並不答話。各舉軍刀動手，單刀會雙刀，湊在一起就叫三把刀。這三把刀的本領比二把刀可差得太多了。上下翻飛如同雨打梨花相仿。蕭三俠准知道今天這一進天罡台，准是一幕壓軸的武戲。開口跳三花臉全得踢打踢打，誰也別閒着。老頭子想到這裡，手拿金背折鐵刀，一縱身來到當場。高慶說道：大清兵營盤裡這個窮就別提了，十天八天摸不着腦袋吃，我到不要緊，我這口刀他受不了。吃慣的嘴跑慣的腿，他摸不着肉吃，總跟我叫喚。我說你們對面的人也不少。我着人位都不算很瘦，誰過來喂喂我這口刀哇。老頭子這個地方就像故意取笑似的，其實這可不是鬧着玩。聽着可是笑話，正是老頭老辣之處。這種談話惟有老年人才能說得出來。這叫激敵速敗之法。本來這個話很難聽，無論那一個賊人出頭，當然他也懷着一種忿氣。每逢動手都是這個樣子。誰有氣誰就先輸。果然老頭子這個話將然說完，在賊陣中怒惱了一個。暴跳如雷高慶說道：老匹夫量你何本領，竟敢說此朗言大話。你可認得南海神童陳秀龍，皆因陳秀虎被俠義營結果了性命，時時刻刻打算給他兄弟報仇。要不然頭一陣就出來的，皆因他要找

殺死他兄弟的仇人小霸王修麟。修麟尚未出頭來了，這個麻三俠說的話來令人聽着難過。小子一手擊槍來到了當場。既然他自己通報了名姓，蕭爺也不往下多問。眼看着陳秀龍哈哈大笑，你們弟兄可算不含乎。你兄弟死了，你也想來喂刀。大概你是跟我這口金背折鐵刀有緣。我就把你打發了吧。陳秀龍怒氣填胸，並不答言，拿槍使刺。蕭三俠攔刀相還。刀對槍，兩個人戰在一處。這個時候，七魚擺一對蛾眉刺，八魚舞動流星錘，葉六爺將他簪二位各換軍刀迎戰二寇。此時十個人一共打了五團兒，滴滴亂轉來回壁盤，生死關頭各不相讓。正然戰到難解難分之際，忽然間後山通紅，照得天空都成了赤色。這一來不要緊，把羣賊可吓壞了。不但羣賊害怕，就連勝三爺也是莫明其妙。不知道這個火是何人放的。皆因張其善帶領群賊，够奔前山救援。兩位賊魔一聲沒言語，手拉手到後山去了。大蠻子叫道：哥，你有句話跟兄弟商量。我打算放火，你說好不好。二蠻子叫道：哥哥你要打算放火，我這裡有引火的東西，但不知你燒什麼。皆因二蠻子眼力不濟，其實相隔不大甚遠。一拉溜淨是草藥。怎奈二蠻子他不見。大蠻子這才說道：兄弟你隨我到這裡來。二蠻子點頭，往前走不多遠，來到草堆的跟前。弟兄二人各自取引火物件以及火摺等物。大蠻子由南往北點起。二蠻子由北往南燒。死約會不碰頭不散。這哥兒兩這死約會可非同小可。那是一百零三個草堆。那一袋也有一千多斤，十萬多斤柴草。這個火着起來，還能小的了。火放完了，哥兒倆在旁邊看着好笑。嚇真唬啊。彼此所叫。這個說哥哥，那個說弟弟留神。老羊皮襖，兩個賊魔正然談笑，猛然間借着火光，看見在高崗之處，站着兩個人。正是艾道爺及紅衣道姑。東房上有人高聲喊道：姑娘用我幫忙嗎。答言的是位女子，連說不必。蠻子細看房上站

的正是登山豹子楊小石 在大墻下有兩個婦人跟一位姑娘當場動手 姑娘穿白戴素手持寶器 非是別人正是雪神嫦娥俞若梅 二婦乃是張其善二妻 冷香姑溫玉姐 書中代言 這位若梅姑娘 自從打在白馬嶺 應許報効國家找龍批大印 姑娘也無非各處調查 後來馬公城失守 姑娘回歸 因為跟鄭王爺素有交情 姑娘這才到天罡台居住 見了衆人 並未說出真情實話 不過就說自己的爹爹俞二爺 在兩軍陣前被人家大清營擒拿 到如今生死存亡未知下落 我前去探聽了幾次 也未得真信 又赶上前方戰事不利 節節失敗 我打算找個地方休養休養 一時之間還真沒想到相當的地點 忽然就想到這裡 故此前來 鄭王爺各位王妃等衆人一聽並不多疑 可就將若梅姑娘留在了天罡台 姑娘心裡有事 恨不能一時將印批落在那裡的消息得着 前去將印批盜到了手中 拿到了大清營不說給老爹贖罪 他可以叫大清營衆位英雄高看我父一眼 怎奈這個消息就是得不着 一直到了萬花崗楓林鎮 勝老鏢頭跟俞大元帥打賭破陣 這才知道印批藏在太極閣 姑娘一聽可了不的了 這個太極閣乃是伯父俞欽所造 等閑之人可進不去 皆因北極閣藏着三尊鑽石佛 就是天皇地皇人皇 這三尊古佛可稱得起是希世奇珍 恐怕有江洋大盜綠林的英雄 將此寶盜走 故此建修此閣保存 不用說普通人進不了太極閣 尙是成了名的劍俠 他要是不知道這裡的來歷 也難以進去 就是前去也是白費 姑娘想到這裡心裡非常着急 有心前去尋找自己的伯父前來 海闊天空叫我到那裡去找呢 又一想大清俠義營能人很多 我先別着瞎急 過些個日子 單看勝老鏢頭如何破法 容着老鏢頭他老人家也無法破的時候 我再設法找我的伯父不遲 姑娘想到這裡住在天罡台裡面 聽消息 忽然間這

天晚間囉囉響，若梅暗中調查原來有俠義營人前來。若梅姑娘真明其妙，不知道這位勝老鏢頭不去破陣，打發人到這裡探聽。天罡台是什麼原因，正然納悶，賊人在外面將登山豹子揚小石拿住。當時囚在空房裡面，羣賊追趕買家父子去了。若梅一看機會到了，趕緊施展行術的功夫，到囚楊六爺這間屋門首，看了看門上已然加上大鎖，要按梅姑娘本領說，任憑什麼鎖他也開的了。皆因這位姑娘藝高人胆大，並未把羣賊放在心上，並不找麻煩，伸手由腰間取出斬金斷玉的寶刀，照定大鎖當的一聲，將鎖削落埃塵。然後一推門，轉身到了這面，細看不錯地下細着一個人。姑娘問被細的可是楊小石楊六義士嗎？六爺自從被擒，心說有我賈七弟在這裡，他既然知道我被擒，婉轉週折他也前來搭救我。憑他手中的寶刀，無論是鐵鎖鐵窗，一概不能攔阻於他。這是六爺心中的話，將然想到這裡，忽然間聽見有人問：六爺被細在那裡？翻眼看了看，看不出人來，但見手中拿的軍刀灼灼放光。賈七爺的軍刀也是寶器，楊六爺一看忙，答言說道：不錯正是楊小石，莫非說是七弟前來救哥哥我嗎？這一句把姑娘說得一怔，心說好哥哥了，並不答言走上前來，用劍將綁繩挑開，扶起來就走。一直回到自己屋中，才把六爺放下。老頭子一看就怔了，來到的地方乃是香閣綉戶，面前站的是個大姑娘，又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雪裡嫦娥，若梅姑娘不等六爺說話，遂問道：六義士，但不知你此來有何貴幹？六爺遂把破陣的原因，水火二樓總絃在這裡，賈七爺父子如何打算立功的話說了一遍。姑娘一聽這才明白啦，水火二樓的總絃原來設在這裡，好了，六義士暫且隱藏在我這裡，盡一晝夜的功，我將總絃調查出來，究竟在那裡。明天晚間前去，憑手中寶劍將總絃割斷，要助勝老鏢頭一臂之力，說罷將六

離隱藏在暗間裡面安歇。若梅二次到外面探聽消息，才知道王子張其善追人到了天罡台前。面被人家俠義營大殺一陣，單于凱身帶重傷，陳秀虎鄭小峰當場亡命，張其善囑咐他嚴守秘密，不可叫後面老王爺知道了。在外面用棺木裝殮二尸，打算暗含着用拿獲的場小石祭靈。若梅一聽這個熱鬧，我可得看看。回頭他們一找楊小石沒有了，我看看他們怎麼樣。沒想到當天晚間並未祭靈，因為俠義營厲害打算堅守不出。這才前前後後派人把守。後來張其善派冷香姑溫玉姐二人去看守總絃。若梅一聽我正找不着呢，到如今總算有了機會了。這個話到了耳內也不去調查了。竟候晚間一找冷香姑溫玉姐在那裡就是了。簡斷捷說到了第二天晚間，若梅先到各處去找溫冷兩個人的踪跡。果然在後山找着了他們二人，所以全都看明了。若梅心裡喜歡的別提。二次回到自己住所，蔣揚六爺請出來，就把此話說明。准保今天晚間成功。我請出你來，打發你老人家回去，告訴勝老鏢頭也不必前來攻打七星天罡台。香姑玉姐不足為慮，我就能把總絃斷了。蔣揚六爺還未答話，就聽外面有人厲聲喝罵：「好不要臉的奸細，再三再四禍害。今天人賊俱在，我看你還有什麼話可說。」姑娘一聽不好，知道走了話了。倉郎一聲忙掣寶劍在手，恍身够奔外面。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冷香姑溫玉姐二人。皆因若梅找着他二人之後，往回來的時節被他二人知道了。各舉軍刀隨後追趕。怎奈若梅脚底比他們快的多，這兩個婦人只看見了一個後影。追隨到此，你說也是活該。正赶上若梅要打發楊六爺走，把所有的話完全被你二人聽去。若梅頭裡出去，楊六爺隨着來到外面，躍身上房。若梅姑娘准知這兩個婦人不能留他們活着，並不答言。掣劍過來動手，就在這麼個工夫火起來了。六爺在房上說話，意思打

算幫助若梅姑娘動手。愈若梅本領要是跟冷香姑温玉姐走到一處。別說他們是兩個人。就是四個人。也是白費。但見劍光三搖兩幌。香姑眼神一差。以為若梅離着尙遠。將然往前一走。劍刺咽喉。反身跌倒。玉姐一見未免心裡發慌。虛幌軍刀。打算逃走。沒想到若梅身形向前一探。寶劍如毒蛇吐信。已然遞到了玉姐的後脊背。玉姐心裡害怕。打算轉身逃走。閃過了寶劍。想的到是不錯。怎奈晚着一點兒。耳輪中就聽撲的一聲。刺中了後心。楊六爺一句話音未落。可惜兩位如花似玉的美婦。全都玉碎香消。紅衣道在旁邊點了點頭。愛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這個地方就算是二位劍客的身分。到了後山尋找總絃。中途之上。碰上了若梅跟二婦人動手。一位劍客在旁邊觀看。一聲沒言語。現在二婦被殺。兩個蠻子楊六爺全都磨過來。紅衣道便問若梅那總絃機關。你當然知曉。我們可要够奔前面去了。若梅點頭仗劍自去。容着老劍客們到了前面。賊人完全逃走無跡。就皆因張其善一看火起。准知道難以支持。率領羣寇死命逃走。勝三爺來到天罡台裡面。各處搜尋。才知鄭王爺沉疴在身。聞聽天罡台火起。驚吓而亡。老人家替他收拾陳秀虎以及鄭小峰父子二人屍首。將鄭王爺厚葬於天罡台外。若梅回歸。見着衆人報告。才知道水火二樓總絃業已削斷。三爺聞聽喜歡的不得了。就在天罡台裡面休息數日。然後老少劍客。以及衆位英雄。一同够奔北極寺前去破陣。到了陣前。一看水火二樓。果然風火皆息。寶九貫七爺在頭前過橋。所有的消息。七爺全都認得。憑手中寶劍。不費吹灰之力。全都破完。一直將陣門攻開。裡面可就是羅漢堂了。諸位金身羅漢。全都在兩旁排列。左有降龍。右有降虎。正當中可就走釋加牟尼佛。在上面有臥形神像。就是懸空羅漢。下面方磚鋪地。磚的顏色有深有淺。賈七爺看罷。叫道：「三哥你看見了。」

沒有 往裡行脚走登方磚採淺不採深 可以叫小弟們過去一位 帶着扒牆索 走到裡邊 搭住上面的橫梁 順勢而上 到了上面用手在懸空羅漢肚臍眼上一按 自然有釘現出 擄住銅釘子往左邊轉二十四扣 正當中的釋加牟尼佛的法身 自行裂開 可就看見了太極閣 小弟從此而入到裡面盜取印批 勝三爺聞聽非常喜歡 將然一回頭要問那一位前往 早有八大弟子之中一位 綉虎劉濤 叫道老人家我願意試試 三爺點頭 劉濤手拿爬牆索 走淺磚羅深磚 慢慢走到了中梁下面 果然平安無事 這才將爬索往上一扔 抓住了上面橫梁 順繩到了上面 左手跨住橫梁 伸右手去按懸空羅漢的臍眼 將然一按就聽咯叭一聲響 各法身全都搖動 降龍羅漢一舉門龍圈 伏虎一按斑爛虎 上面懸空羅漢滔滔一轉 頭西脚東 恰巧將劉濤夾在了橫梁上面 再要打算移動如何能够 緊跟着上面天花板刷啦一開 裡面無數毒弩吧吧如急雨一般往外射出 可嘆劉濤少年英雄 本打算闖蕩成名 不想今天死在了此處 小英雄知道此命難逃 牙關緊咬 亂弩往身一射 霎時間一命嗚呼 弩放完了 天花板自然相合 懸空法身仍然轉回還是頭東脚西 恢復了原狀 撲冬一聲劉濤屍身墜下 三爺見劉濤亂箭穿身 混身是血真是慘不忍觀 老頭子把脚一觸二目落淚 叫了一聲七弟你這一未審查明白不要緊 送了劉濤一命 買七爺到了這個時候一見馬尾透風巾 任什麼也沒說出來 自己走到裡屋親自將劉濤的尸身托出來 然後向三爺說道 三哥別着急 這個玩藝我看要小弟我的命來的 看着是這個樣兒怎麼他就會不對呢 待我親自上前看看 老劍客愛連池口念無量佛 說且慢 方才因為我想別的事少說一句話 才有如此的凶險 據我看此乃八卦連環鎖 一門發動各門皆動 大概得先將伏虎羅漢

老虎的虎牙擰下來，然後用間路石一打懸空羅漢的睛眼，當然懸空羅漢仍然轉動，他一轉降龍的法身動搖，必然一舉降龍圈，就在這個時候用寶器將降龍圈削斷，可有一節單關這一門可不成，非得八門一齊削斷才能破此八卦連鎖，說到這裡告訴賈七爺在此別動，叫諸葛山真寶劍走西北，紅連長老依天寶劍走正西，俞若梅蟠影寶劍走西南，紅衣道姑紫電寶劍走正南，葉承龍湛盧用劍走正東，夏侯商元長虹寶劍走東北，愛蓮池巨闕寶劍走正南，正北就是賈七爺秋風落葉掃，手執寶劍等候，相約本來說是兩盃熱茶的功夫，七爺一看這時候差不了多少，伸手將虎牙擰下來，照着愛道爺的言語，用劍削斷了門龍圈，再用爬牆索搭住橫梁，果然一轉懸空羅漢眼裡面的銅釘，當即一聲釋加敦尼法身裂開，賈七爺下來往裡一看，明露着倆扇黑門，上面有銅環子，門上橫着一塊黑漆匾，寫的就是太極閣三個黃金字，賈七爺一回頭叫道：三哥你看見了沒有，這可就是第一層太極閣，雙門緊閉，只要用手一推還是普通的老消息，必然有千斤大刀墜下來，必須把左面銅環擰十扣，右面銅環擰十扣，然後向兩旁邊一分，才能够平安無事，七爺說罷果然照法去作，怔把兩扇門，分推到左右的牆角，往裡一看，迎面擺放佛櫃，上供神龕，裡面的神像可就是人皇法身，東西各有四個門口，合到一處就是八卦掛之形，上面是天花板，往地下一看，可看不清楚，因為由門口直通佛櫃，舖着有一條花毯子，上面的花樣是五福捧壽，兩旁邊似方磚鋪地，最特別就是在東面站着一個獅子，身上毛色亞賽真的一樣，可就是沒有腦袋，又看了看西面牆上懸着一個獅子頭，跟那邊無頭的那個獅子一樣顏色，湊好了想是一個獅子，可就是不知道因為什麼分兩開，賈七爺說了好半天以為這是引誘人的法子，有人進陣一定說

這個獅子是進陣的機關 如果把腦袋往腔子上一按 裡面裝的消息當然有動作 先不必理他 又看了看裡面的方向 這才哈哈大笑 叫道三哥你看見了沒有 這條毯子下面蓋着機關 專等人在上一按 其機必發 這個消息可就在這八個門口裡了 八門的用意是明按八卦 內裝五行 只要有人往裡走或是一落腿踏絨毯 機關立發 發動之時 由打五個門裡 每門出來一個籐胎籐骨製成的大鬼 頭上鋼刺往前伸出多遠 兩手各持鋼鈎 五個鬼都是一樣 順着下面弦槽出來 五個人就如同毯子上的花樣一般 五福捧壽往當中一抱 鋼鈎一撓往回就掣 這種消息的名目 叫作五鬼鬧判 又名五鬼分屍 只要是人到那裡准被五鬼將屍體分散 三爺聽着一皺眉 用手一指問那麼兩旁邊能走不能走 七爺一擺手兩旁邊更走不的了 綳弓吊弓 行弩輪刀崩刀不等 無驗是誰兩旁邊也走不過去 三爺聽到這裡一怔 既然兩旁不能走 當中進去准死 難道說無法進去不成嗎 七爺聞聽傲然一笑 叫道 哥哥你先別着急 我跟你一說 這個破法你就明白了 這個消息還不能將他制止這是個脫身換影的活消息 你看見前面天花板那個圈了沒有 圈名叫作救命圈 人要到裡面脚尖一點身形再往起一躍 下面的機關也發了 人也到上面那個圈上去了 這種消息製造的就算極其厲害 譬如說這個人只知消息埋伏 武術不大甚高 就是這個地方就辦不到了 只會武術不通消息那就更不用說了 心須要身上的武術能够竄高縱矮 才能進得去 五鬼的機關踏翻 人到上面圈上 容着五鬼還原 身形再向前一躍 印批就任人皇的手內捧着

勝三爺聽見這樣費手 實在有點腦袋疼 遂說道 七弟你就能者多勞吧 可千萬要多加小心 七爺點頭說道 你只管望安吧 小弟要伸手盜批 說到這裡 墊步擗腰往前一躍

脚踏地，他就聽叭的一聲，跟着又往上一縱，用手擋住了救命圈。這個功夫就聽刷啦一聲響，果然五個門開放，五處出來五個大鬼，好不怕人，向前一撓，仍舊走回門口自合。猛然間就見賈七爺手擄銅圈，連人帶圈撲嚙聲墜將下來，就如蜘蛛垂絲一般，就是略爲的還快點兒，眼見九爺腳尖落地，就聽吧的一聲，賈七爺身形往外一倒，刷郎銅環仍歸原處，細一看可了不的了，賈七爺面色如同白紙，紅光崩現，原來左腿已被下面的消息削掉，勝三爺失口說道：「愛呀七弟呀，說着話那僞意思打算到裡面去拉賈七爺，賈七爺強壯精神叫道：『三哥別動，往裡一走，連你也就活不了。』金頭虎賈明在外面一看，爹爹腿折了，例開大嘴放聲大哭，勝三爺頓足無法，攔住賈明別哭，自己雖然這麼說，老人家也虎目中熱淚滾滾。勝三爺一想，淨難過不成，必須請老師前來才能救七弟出陣，正然想到這裡，就見高僧同着葉六爺一同前來。三爺道：「老師那裡去了？」大家聞聽就是一怔，說我等破完了消息往回走，不曾看見，看了看正是艾蓮遲，紅衣道：「大腦袋，俞若梅，男女四位，諸葛道爺問了問賈施主破陣怎樣了？」三爺就把七爺受傷的話一說，大家聞聽全都吓了一跳，隔得太極閣的門口往裡觀看，也是束手無策，你說老少羣雄全都在這裡觀看，彼此無法可想，這才是萬般着急，不用說破陣連傷的人都救不出來，正在這個光景，由打玉帶河邊來了一個人，高聲說道：「勝三哥怎麼樣了？」三爺回頭一看，說話這個人，身高六尺，細條身材，黃臉膛，大胡子，年約五旬上下，藍布褲褂，青布鞋，土黃布的襪子，腰裡繫着一條白圍裙，別看賈明抽抽搭搭的哭着，還能管閒事呢，遂道：「三大爺，包子舖掌櫃的來了，老少羣雄全都留神觀看，別人可不認得，從中就是小霸王修麟認得，趕緊說道：『三哥恩公到了。』勝三爺抱拳拱手說道：

未便教這位英雄尊姓大名，前一次蒙你的大恩，早就打算拜見，怎奈無緣相會，就見那人帶笑還禮道：在下姓雷名迅字家雁，草號人稱一帆風，說話的時節看見陣內有一人臥倒在地，三爺並不隱瞞，遂說道：這是我七弟賓九，就把破陣被害的話一說，雷迅聞聽哈哈大笑，這是何苦來呢？常言說的好：沒有金鋼鑽別攪磁器，這也是鬧着玩的嗎？這也怨我晚來一步，要是早來一步不用說不傷人，陣也早破完了，大衆英雄聽雷迅說這個話未免就是一概，很有幾位不忿他的言語，就是三爺聽着也是半信半疑，書中代言，要論這個雷迅的出身果然不合乎，他家住河南衛輝府，城東雷家莊的人氏，家大業大，可惜在他七歲時父母雙亡，很大家產無人執掌，這才有他們本門的一個叔父，名叫雷成，別看他跟雷迅不算近，其餘的親戚比他還遠，雷成可就以照看雷迅爲名，全家都搬到了雷迅的家中，本來電成家裡非常貧寒，就是公母倆跟前一個兒子小名叫倉兒，可就是前文表的那個迅震雷聲遠，在他這個族叔搬到電迅家裡，已是一年多，雷成身染疾病一命嗚呼，拋下他這個孀娘王氏，那時候才二十五歲，王氏一看丈夫死去，有心去另嫁，當然就得帶着「已」的孩子了，可是那一個侄兒交給誰呢？這倒是小事，難道說還能把人家這些家業全都帶着走嗎？不帶着還是真捨不得，你說不往前走，可惜正是青春少年，真是進退兩難，王氏娘家有個哥哥，名叫王開甲，先前一聽說，妹夫死去，可就打算叫王氏再醮，後來又一想不對，他要一走，他們當家子那份產業分毫也帶不走，莫若叫他在雷氏門中孀居度日，守着這兩個孩子長大成人，誰敢說不是老太太，如若是在前一走還不知道再找個什麼人家，我到連點便宜也沾不着了，想到這裡便由家動身，奔雷家莊，好在是內親也用不著叫人通報，一直走到

了禮節 正赶上王媽想起丈夫在屋裡哭泣 猛抬頭一看哥哥過來了 遂止住了悲聲讓坐
王開甲這同妹妹哭什麼呢 難道說傷會子心 死人還能活的了嗎 應該打起精神往前過
王氏不聽則可 聽見王開甲說到這裡 反倒悲切起來 問道哥哥你說可容易 常言說的好
好 男兒無妻家無靈 女子無夫屋無業 家裡把個男人沒有了 你可叫我怎麼過 王開甲
本來就是打算探妹妹的口氣 到如今一聽可了不的了 聽妹子這個話還是非得往前走不可
真若以利害跟他說說 聽他怎麼樣 這才叫道妹妹我今天來就為的是這個 我聽你的心
思打算怎麼樣 可是眼前頭有一個兒子一個姪子 這樣家產 要是在雷氏門中守節可是有
名有利 這個話做哥哥的也不能勉強你 如果妹妹非要往前走罷 我只好回去給你嫂子說
有合適的就商量着 王氏一聽原來哥哥為此而來 這才接着說道 哥哥你既把話說到這
裡 我不能再跟你說了 不錯守節一層 對死的對活的都是有名有利 你可知道妹妹我今
年才二十五歲 這個守節可並不是一天半天的事 雷家這樣家業可不是你死妹夫祖上留下
的 曾國雷這他是孤苦零仃 我們才來到人家的家中 從中不憤的人有的是 怎奈按門戶
說 就屬我們近所以他們也就無法了 到如今你的妹夫死去 他們全都虎視眈眈 看着這
份家產 最趁心就是我嫁人一走 要想帶點兒東西那算是萬難 那麼我既然明白這個意思
當然就是偏不走才對 可有一節他們人多主意多 家裡就是我跟這兩個孩子度日 若他
們設法暗算應當怎麼辦呢 真要是將我害死那到不要緊 比如說他們出了什麼壞主意 那
時可應當怎麼辦 那可應了俗語 便弄巧成拙了 王開甲一聽妹妹所說之話 近情近理那
當時打算想法子 還是要不好想 遂說道 我先勸你往開處想 不必傷心 這個事我回去

跟你嫂子合計合計 如果想出道理來 再給你來送信 王氏點頭 王開甲可就走了 過了三天忽然間王氏的娘家嫂子來了 見着王氏表面上不過說些解勸言語 當天可就住在這裡了 到了晚間姑嫂睡在一個炕上 低言說了多半宿 次日王開甲之妻回家 王氏時常對鄰人說 自從我們當家的去世 我念其生前意思 無論如何也得看這兩個孩子長大成人 所有吃用當然仗着雷迅家產了 這兩個孩子請文武教師習文學武委託管家 所有長工月工 另外立個賬房 專管支出收入的錢項 我的內宅除了我兒子姪子外 別教不准出入 我得要叫老少贊成吾 這個話說完之後 後來果然全都按派好了 王氏從此居婦度日 雷家莊所有他們雷門家族弟兄 一看人家王氏舉動 全都暗地豎大指 罷了總算是人家可以又過了一年多不到二年 這一天也是合該出事 這兩個孩子雷振雷迅 本來是白天念書晚間練武 教武術的這位老師姓趙名恒 有個外號人稱雙敦子 皆因他除了會幾路長拳之外 還能要幾手刀槍 總不算什麼出名 最拿手的就是舉庫子 一百八十斤一個敦子 左右手能一塊兒舉兩個 所以才得了這麼個美稱 叫雙敦趙恒 他來到雷宅傳藝除練拳脚之外 時常教給這兩個孩學敦子 本來雷振大幾歲 又生得虎背熊腰 當然力氣很強 這個雷迅可就不然了 年歲又小體格也差着 所以哥兒兩所舉的敦子總差着幾十斤的分兩 老師趙恒跟倆孩兒說道 這個力氣雖然也有天生的 可是也會練出來的 就拿我說出來就沒有多大力量 皆因我不惜晝夜苦練 到如今練出這麼個外號 叫雙敦子趙恒你不是沒有你哥力氣大嗎 你就別脫懶 得暇就練 日子一長這個勁頭可就長了 雷迅這個孩兒還是生來的好強 聽老師這麼說了 個果然就這麼辦 這一天晚晌他們剛練完了功夫 安歇

睡功夫不大，雷迅反來復去睡不着。他就假意說到外面去解手，便把衣服穿好了。由屋內出來，打算够奔後院把式場子。那知他將然一出門，就見由外面走進一個人來。雷迅就吓了一跳。因為這個時候上下的人都睡了。究竟是小孩子見識，他一聲也不言語。將身形一變，貼在牆根下。打算要看這個人上那裡去。到底看着他是誰。趕到臨近了一看，這人正是自己家裡的賬房先生。就見他一直够奔內宅。孩兒一想這時候內宅早已全都睡了。我看你怎樣進去。自己心在這麼想着。那人已然走進了角門子。就見他雙手輕輕一推。原來角門虛掩，並未關住。雷迅看到這裡心裡納悶，心說有一天我練完了功夫回來，找我孀娘取一件棉袍，叫了半天這個角門子也沒有開。怎麼今天到這般時候，角門還會沒有開呢。莫非今天齊算什麼賬目不成。自己想到這裡，慢慢的來到了角門近前，用手微微一推，將門推開了一個門縫，往裡一看，各屋裡全已黑暗，並無燈光。你說這個先生他可到那裡去了呢。又一想內宅並沒有別人，只有我的孀娘，還有一個婆子住在西廂房裡。這個雷迅幾回要進走到院子裡頭去聽聽，就是沒有這個胆子。本打算到場子裡面練練功夫，到現在功夫也不練了。仍然回歸房內安歇。躺在床上又想了想，也得不着正當理由，可別看這個孩子才十歲，心機可不算小。由打這一天之後，每天到了那個時候，就故意出來解手。找個黑暗之處，隱住身形觀看。一連看了三四天，每天這個先生還是准來。到了第五天，這個孩子看的胆子也大了。等先生進了角門之後，他趕緊走過來，隔着門縫往裡觀看。雷迅看見了一個後影，原來這個先生够奔上房去了。你說也怪，上房的門也是一推就進去。這個孩兒

一想 這可怪了 人家全都睡覺了他到這裡幹什麼來 我要聽聽他是人還是鬼呢 當時把膽子一壯 輕輕推開角門來到院內 一直够奔上房 雷迅一心打算聽聽上房屋有什麼動作 可就把腳底下忘了 院子當中擺設着有一堆花草 在邊上放着一大盆鳳尾蘭 下面還有木架 這孩子簡直就走在花盆子上了 花啦撲冬一聲 花也倒了 盆也碎了 孩兒被絆倒在地 就聽上房屋裡喊道 誰呀 雷迅自覺理直氣壯 聽見他孀娘問 遂答是我 裡面王氏聽着聲音是雷迅 遂說道 你幹什麼來啦 這一句不要緊 把雷迅問了個張口結舌 別看年紀小也知道這個話不好說 遂呆了會說道 我看見一個人影進咱們院裡來了 我在後面跟隨看看 這一句話說完了 王氏半天沒說出話來 聽屋裡有穿衣的聲音 接着打火燃燈 隨後王氏由屋中走出來 由手一指叫道 雷迅你也是十來歲的孩子怎麼胡說八道呢 好好的內宅 孀子又守着寡 那裡來得人影 你這不是信口胡說 這不過說你是個小孩子 真要是你十七到八 今天我這條命跟你拚了 我也別欺負你是個小孩子 你不是看見人影了嗎 來來 你上孀子屋裡來搜搜 搜出人來孀子打你這裡就不活着了 王氏說到這裡 聲淚俱下 抽抽搭搭說道 搜不出來我叫你今天活不了 說着走下台階來到院子當中 伸手拉着孩兒往屋走 雷迅本覺這不算一回事 沒想到把孀娘招的怒到這步天地 到如今也給吓怔了 王氏越拉他越往後墜 不知不覺也放聲大哭起來 王氏看見孩兒也哭了這才接着問道 這是什麼人教給你的 叫你到這裡來的 說了實話我饒你 不然我今天把你打死 索性落個厲害的名聲 雷迅不敢隱瞞 實話實說 就把自己如何解手看見人的話從頭

至尾說了一遍 王氏問那麼你看見那個人是誰呢 雷迅沒敢實說 就提着不清楚 王氏聽
到這裡 作出一種駭異的形像 遂說道 這一來我錯怪你了 我也聽他們時常說過 咱們
這個院子不干淨 好到明天咱們請人淨淨宅就是了 這一來連我自己也不敢到屋裡睡去了
你跟我來作伴吧 你們娘倆在這屋裡睡吧 於是和顏悅色的 將碰倒的花叢收拾收拾
回頭又看了角門 又向孩兒說道 明天千萬想着將這角門關上 因為我總忘 說着話將
角門關好 王氏領着雷迅一同來到上房屋 孩兒到了屋裡之後二目發怔 一半是害怕 一
半是疑惑 明明白白看見賬房先生走進來了 怎會就沒有了呢 眼往四下觀看 任什也不
敢說 王氏早就看出神情並不過問 只說天已不早了 快睡覺吧 明天還得早起念書去呢
時逢春令本不甚冷 王氏只給拿了一條被 叫孩兒上炕 自己也上了炕 燈已熄滅 娘
兒兩個又說了兩句閒話 雷迅經了這場風波 幸虧平安了事 到了現在心裡稍為落平
又因為一夜未得睡覺 躺在炕上功夫不見甚大 已然沉沉睡去 一覺醒來已然是紅日東升
看了看嬌娘早就起來了 自己將起來穿衣服 這麼個功夫雷震由外面進來 雷震因早晨
起來不見雷迅他上那裡去了 到內宅一看原來他睡在母親的房中 雷震納悶當然就要問問
王氏見問 就把雷迅昨晚以及頭幾天夜間所見的人影 如此如彼跟雷震一說 這不用說
一定是爹爹回家顯魂 這個話千萬不可對別人說 因為招神引鬼叫人笑話 如果你們兩
個人誰要不聽話 到外面胡說八道 叫我知道了 我是絕不輕饒 兩個孩兒聞聽各自點頭
答應 在表面上看這場事就彷彿隔過去了 有誰知到了晚間王氏把他自己的孩兒雷震叫到

了這前 可就把握過如何多心前來探聽的點說了一遍 不問可知當然是雷迅這個孩子 受了外面人的主使 還不定是跟他說些個什麼言語 現在他才十歲 倘若他再長幾年 那不就更了不的了 大概這個孩兒要是不設法除了他 你我母子在雷氏門中不能相安 雷震猛聽見母親說這個呢 不由得就是一怔 叫道母親因何說出這樣話來 據我着我兄弟終日跟我在一處 並沒見有外人跟他說什麼 王氏把眼一瞪罵道 好你個混蛋 你可知道什麼 憑他小小年紀要是沒人跟他說什麼 他絕不能暗含着探聽 按年歲說你不比他大嗎 怎麼你就不知道這個說 這個話你也不用不信 我也別屈他 我跟你把話說完之後 由今說起 所有他的行動你留心調查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就不用說了 倘若是你親眼得見 那時你再說什麼亦不成了 雷震道 我由今天對雷巡行動要留神就是了 究竟雷迅年青 他那裡想到別人留神他 由打這一回風波過去之後 媳母不叫對外人說 孩兒不敢不聽 可就是心裡總是犯懸虛 那個意思打算要看個明白 如果再看見的時候 我非叫住他問問不可要是平常的孩子經王氏這一說鬧鬼啦 早就吓的到晚間連門也不敢出來了 這個雷迅天生來的不凡 他不但不可怕 並且非要看看人是鬼 主意拿定 過了幾天孩兒果然半夜出來打算看看 在他一出來的时候 雷振問道 兄弟你要幹什麼去 雷迅仍然假稱解手 到了外面找黑暗的地方將身形一隱 雷震隨着一看 嘔 莫怪我母親那樣說呢 果然不錯 雷振故意咳嗽了一聲 孩兒一聽哥哥到了 回過身來假作解手 其實雷迅早就看見了

雷時二人回歸屋中 這一來不大要緊 到了第二天 雷振可就把這個話對王氏說了 自

此娘倆才合謀打算害雷迅一死 打算用毒藥將他毒死 那可不成 因為要是無故的死了 人家雷門家族也不答應 晝夜尋思 總是想不出什麼完善計策來 後來王氏得了一個法子 說是藥王廟有個和尚 能够用符咒拘人的靈魂 可以用釘子四十九天把人釘死 王氏聽了這個信喜歡的不得了 趕緊打發人把和尚請到了家中 說好了是四百兩銀子謝禮 先交一半 等着法術用到了再交那一半 王氏急不可待 八字告訴和尚 立刻就叫他施展法術 和尚把法術施展之後 另外給了九十八包白面藥 早晚兩餐 或是菜裡飯裡甚至於茶裡皆可 無論怎麼婉轉週折 每一天也得叫他吃下這兩包藥面去 自然他就能夠皮裡抽肉 面黃肌瘦 致到死的時候連點痕跡都沒有 王氏聞聽心裡喜歡的了不得 把藥接過來 一及作的法術完全收拾起來 當面付紋銀二百兩 和尚走後 這母子果然照方行事 每逢小兒吃飯之時 王氏必教一同到內宅去吃 也不論是飯是菜是湯 總想法給雷迅下了這包藥 頭幾天不理會 半個月之後 雷迅吃飯可就吃的少了 肉皮發干面上氣色非常暗淡 武術教師趙恒一看這個孩子 越練越瘦 精神懶惰似乎像有病的樣子 只可叫他休息休息 那知道越歇着越厲害 雖然不練可是每天也到場子裡去 趙老師天天總能看看他 後來越看越不像樣子 教把勢的老師傅 跟教書的先生可就不一樣了 這個練把勢是越練越結實才對了 要是練來練去成了人燈 沾風就倒 那趁早還不如不練呢 趙老師遂叫雷振到裡回一聲 親自見了王氏說道 雷迅有病 趕緊設法給他醫治才好 王氏一聽心裡就是一打轉 心說可了不得了 要是他從中跟着攪合就要壞事 雖無這麼想 還不能不敷衍

只得連連答應 說話之間 王氏留神一看這位趙老師傅 生得身高不足六尺 虎背熊腰 雄壯異常 往臉上瞧看 眉粗環眼 高鼻闊口 頰下無鬚 三十多歲 王氏看到這裡 心中就是一動 未免有幾分愛惜這條漢子 又聽他逼着給雷迅看病 倘能設法將他說好了 那才叫全合式啦 王氏想到這裡 遂用眼看了趙恒爾眼 滿臉一紅 說了幾句話可就走了 王氏也不給雷迅看病 過了有兩三天趙老師又進來見王氏 仍然催着給雷迅看病 恐怕他得的童子癆 王氏聽着故意問道 趙老師你可把我們孩子改透了 統共才十歲的孩子 任什麼也不知道 他就會得了童子勞囉 說罷看着趙恒璞赤一笑 趙老師打算給雷迅診查 診查 忽然王氏打發雷震到舅家去 叫舅舅來有兩句話說 這個時候屋子裡就是趙恒一人了 趙老師知道王氏是守節的寡婦 在此久坐不便 站起身形就要告辭 王氏一見趙恒要走 急說道 趙老師請坐我這有要緊的話說呢 趙恒無法只得坐下 王氏向着趙恒說你住我們家裡當練武的教師 怎麼跟我說出這樣話來 你說我兒子得童子勞 你這不是有意說笑話 看着趙恒 趙恒早看出王氏不地道 趙老師本來也不是道德高超的人 二人之事不必細表 這一天又提給雷迅看病 王氏叫趙恒到藥王廟討個神方去吧 趙恒點頭去了 來到屋中將雷迅由床上叫起 一看身瘦如柴 面白如紙 二目緊閉 精神短少 這才領着孩兒够奔藥王廟 這個討神方本是廟內和尚囑咐的 只要有親友看是孩兒的病太難看了 當然勸說給他治治 到那時就把他領到這裡討神方 吃點香灰 不是任什麼也當不了囉 當時趙恒帶着孩兒 由家中出來 這個廟離着雷家二十五里地

走了五里多地，雷迅就得坐在道旁歇息。走來走去可就到了日色平西。孩兒有點飢餓，往前走不多遠，有個賣吃的棚子。來到近前一看原來是個賣包子的。雷迅取錢買了兩個包子，坐在棚子底吃了半天，才吃下一個去。棚子裡除了兩個夥計之外，還有一個老頭兒，白胡子遮滿胸前，手裡拿着一根長桿大烟袋坐在那裡抽烟。別看身上穿的衣服滿身油泥，生得相貌魁梧，精神抖擻。由打趙恒爺兩買包子，老頭子就不住的打量這爺兩個。趙恒也未留意，歇了一會，起來够奔藥王廟，到了廟裡燒香求了點香灰，然後回家，每求一回神藥，吃三天，吃完之後再去求去，統共求了兩回。這一天雷迅早晨無事，書也念不了把勢也練不了，在家除了躺着別無他事。王氏恐怕雷迅將來死了，外面無人看見，多少也得煮人猜疑，親自告訴雷迅別吃完了飯就躺着，慢慢到外面去開開心。孩兒以為好意，這才出了家門找無人清靜地方，也不過是坐在那裡休息。這天正然獨自一人坐在石頭上面打盹，忽然間有人拍了肩膀一下，孩子吓了一跳，睜眼一看，不認識又有些面熟，遂想了想，這才想起來，原來是那一天，在路上包子棚裡的老頭子，雷迅將要問你幹什麼，話尚未說出來，就見老頭兒連連擺手，你隨我到這裡來，有要緊話跟你說。如果你不多疑就算你命不該絕，我特來救你一命。孩兒生來就不跟普通人一樣，為人正直，見老頭慈眉善目，並不遲疑的站起身道：老人家既然有話跟我說，但不知到那裡去說。老頭擺手道：隨我來，故此雷迅跟老頭兒走了暫且不表。單說王氏這一天到了晚間，不見雷迅回歸可就吓了一跳，趕緊派家中上下人等各處尋找，直我到天黑，連點影子都沒有，又找了一天仍然沒有下

落 這信可就傳到了一個雷家莊 外姓人不說 單說姓雷的看看雷成平白無故得了人家雷迅這份家產 本來就有多少人看着不公 後來一年多的光景雷成死了 大家都說是報應 大概這個王氏他也守不住 沒想到人家王氏對衆說過 還是真心守節 衆人本打算拿他的短處 又沒想到二年多的功夫 任什麼毛病也沒拿住 衆人對於王氏過不去的這個心思 可不就慢慢的打消了 你說凡事都能出人意料 忽然間把雷迅丟了 一時之間其說不一 有的說咱們大家去問問他去 還許是他犯人害了 硬說丟了 從中稍有知識的可就說了這個辦法到行 可有一樣兒問完了應當怎麼辦呢 就護說是他把雷迅害了 找不着證據不是白費嘴 衆人一聽那麼依你應當怎麼辦呢 那人說道 依我咱們暗含着派人四外調查 只要咱們得着了真實證據 問他不問他倒是小事 簡直的咱們就到縣裡告他了 大家一聽這個話對 果然派出人去各處偵查 怎奈七八天的功夫 任什麼也查不出來 當族人這份不忿 王氏可也聽見說了 不知那一個高明人給王氏出的主意 叫他懸賞找人 指定了那裡跟那裡的三項良田 只要有八把孩子送到家中就將良田相謝 如有死亡把屍體尋着送 至本宅者謝紋銀二百兩 快不失言 這告白條寫了好幾張 本村左右都貼上了 在告白條上寫的是雷迅面貌穿着打扮年歲清清楚楚 就是不認得的人也能知道是雷迅 這個辦法傳出去 大家全都猜疑 莫明這件事的真象 就有雷姓當族的人雖然時常在一處談論此事 始終不明白是怎麼段事情 大家無法查 從此就算無人過問了 再說王氏跟雷霞照常 度日 家跟除把賬房先生換人之外 其餘的人全沒更動 光陰似箭一連過了十一年 這一

年也是時逢夏令 夜晚之間趙恒教給雷震練功夫 其實這也不過就是一說 趙恒身上所會的能耐本來有限 雷震已練習十來年 他的功夫早就全部被雷震學盡了 要請勁頭上兩個趙老師也不是一個雷震的對手 皆因這個雷震是天生就有力氣 跟自己親說過多少次 打算把趙老師辭了 要不然就再請一位 王氏說的也好 咱們練武一不保鏢 二不護院 所爲的就是身子骨結實就是了 你自己就慢慢練習吧 雷震無法只得每天練習趙老師教所的能耐 趙恒還是幹何事司何理的起見 每逢雷震練的時候 他就裝模作樣的在旁邊指手畫腳出主意 這一天晚間正然練得高興之際 忽然間看見房上一條黑影 刷的一幌 就不見了 師徒爺兒倆個看着駭怕 又不會竄房越脊的功夫 只可各拿軍刀 吩咐人點起燈籠 說是有賊 各處照到 任什麼也沒有 於是便奔後宅告訴王氏夜間留神 將然來到角門近前 裡面一個人連喊帶叫 一步跌將出來 大家借燈光一看 正是伺候王氏的婆子 雷震過去將他扶起問他何事 爲什麼這樣驚慌 婆子看見了少爺跟教師全都來了 似呼驚魂稍定 喘了半天這才說道 可了不得了 我到上房屋給大奶奶泡茶 我進門看見大奶奶身子跌倒在地 因我年老眼花 還以爲是大奶奶在地下幹什麼呢 走到近前一看 我的媽呀可把我吓死了 原來大奶奶的腦袋沒有了 地下汪着一堆鮮血 大奶奶躺在血窪裡面了 把我吓的連滾帶爬跑出來 打算到外面給你們送信 可巧在這裡遇見你們爺兩 快到裡面看看去吧 雷震聞聽慌了手脚 趙教師更是慌的厲害 兩個人三兩步跑到裡面一看 果然血泊中躺着一個無頭的屍身 雷震一看自己娘慘死 止不住放聲大哭 轉瞬之際這個信

傳遍了一村 地方也來了 合村的紳士也全都到了 大家看了這個情形全都莫明其妙 地方告訴雷震 所有屋內的東西 以及死屍全都別動 等着縣裡來人好驗道 大家全都點頭答應 地方連忙進城到縣裡去報案 沒想到班房裡的人早就知道了 說縣太爺就要起身够奔雷家莊前去驗屍 地方聽着這個話就是一怔 原來縣太爺温大老爺 昨天晚上正自己在屋中悶坐 因為斟酌一件案子 忽然間聽外屋裡撲冬一聲 縣太爺問是誰 無人答言 只得手端燈台來到外面觀看 不看則可 這一看幾乎把温大老爺嚇倒 定了定神再細一看 原來地下放着一個血淋淋的人頭 在頭髮上用金簪插着一封書信 縣太爺就知道從中 有事 完了定神並不覺張 伸手將書信取下來 打開借着燈光一看 上面的字跡寫得清清楚楚 温大老爺由頭至尾看完了這封書信 不由得嚇了一跳 書中代言 這封信正是二少爺雷迅所寫 原來在十年前雷迅在外面包子鋪遇見的那個老頭 姓古名福字又今 自己起了個外號叫做包子饅 可不是淨會吃包子 這位大俠自從幼年間受過異人的傳授 練了一身打遍天下無敵的武術 所有高來高去 長拳短打 刀槍拳棒各種氣功 就得說是樣樣精通 在外闖蕩江湖數十載 專講究濟困扶危 行俠作義 後來看着人心世道實無法整理 自己歸隱人間 想了個小買賣 可就是蒸包子賣 其實這就是作為影身草 省得叫人看出自己的馬脚來 論到看見雷迅的那一年 已經老頭子就歸隱十幾年了 本來說的是不問世事 可巧那一天雷迅跟着趙恒到藥王廟燒香求藥 在老人家那裡買了兩個包子 老頭子一看雷迅這個樣不是普通之輩 可是他的那個形像有點叫人看着可疑 古又今看着看着心裡

一動啊 莫非是這個混賬東西作祟不成 不是他還則罷了 倘若真是他 老夫還要大開殺戒 誓必追去他的狗命不可 古又今心裡所想的正是藥王廟的和尙 他的法名叫做星月 自稱星月長老 專門會配一種閉胃散 藥配出來是白面 也別管是茶裡飯裡湯裡 下上這種藥面 一無有顏色二無有味氣 任憑你是多聰明的人也看不出來 早晚兩餐只要吃够七七四十九天 生生把人瘦死 在未死之前 皮包骨青筋突起 面黃肌瘦 就是不願睜眼 如果請先生診治 還是六脹相平 一點病也沒有 每天也吃也喝 一天比一天吃的少 這個效力可就全在閉胃散上頭了 至於他說會神術的話 那純萃是哄弄人 爲的那樣說好 叫人知道他有能耐 包子俠古又今早就知道這個小子 皆因不得實在証據 也沒有那個功去找他去 及至那一天看見了雷迅 老人家看他那模樣兒不像有病 又看了看這個孩子 還是富家子弟 老頭子看到這裡 把他的俠心義胆振作起來 當時一聲也沒言語 看着趙恒帶着雷迅走了 到樂上廟如何燒香求藥 古又今在暗中跟隨 一直又跟到家中 幾次到了雷家院內 皆因人多沒有跟雷迅說話的機會 按說老人家就應當不管了 真要是那樣還稱得什麼俠客 每逢一段事不知道還則罷了 朋要是知道了 探過一次 不辦完了 那就算連身家性命全都不要了 非得調查攔水落石出才成 不然就如同得了病一樣 吃飯也不香 睡覺也不安穩 這才叫超人的毅力 不但是身爲劍俠是這個樣 凡有造化的人 作事都有一份不畏艱難 百折不撓的精神 等到事情作成 才有偉大的聲譽 要是着手一辦 或者稍爲不隨手 要不然就因爲少數人說些不贊成的話 從中罷休了事 那不但够不上俠

客的資格 在平常人看 也是無能之輩 人家這位包子俠既然在江湖上有數十年的閱歷 天下英雄認可稱爲俠客 那裡能够逢剛就折畏頭畏尾 所以在雷宅沒有機會說話 每天就圍着雷家繞灣 據老頭子心想 如果看見雷迅再娶上廟求藥去呢 只要一出來我就可以問他幾句話 也就明白其中事情了 俗語說世上無難事就怕有心人 這天雷迅被嫡母催着到外面散心 正被老頭子遇上了 這個孩兒也是天生的性情 居然跟着老頭子走了 兩個人到了曠野找了一個樹林子 古又今盤問雷迅家裡都有什麼人 孩兒是實話相告 老頭子又問家裡出了什麼事情沒有 雷迅想了想 家裡本來沒有什麼事 經老頭子再三追問 雷迅可就想起晚間如何見了人影的話說了一遍 古又今一聽 心裡這才明白 老頭子手理銀髯 叫道雷迅你要是不遇見我 性命有些難保了 現在已然有人暗含陷害你 你知道嗎 你本來沒病 吃的却見少了對也不對 雷迅一聽很好 雖然年紀小天生來的聰明 他自己很納悶他自己好好的怎會吃不下飯呢 現在聽老頭子一說 不覺大吃一驚 連忙跪倒埃塵 求老人家救命 老頭子叫他起來 說救你到是容易 可有一樣兒 你就不能回去了 不然就是把你治好了 你要回去你的嫡娘也是另想法子害你 雷迅聽到這裡就怔了 說老人家既然如此說 我不回家到那裡去呢 老頭子樂嘻嘻說道 你要把你的家捨了 當然我有法子安置你 不知道你能捨嗎 雷迅趕緊說道 如果有處住 我怎樣全都成 老頭子聽罷點頭道 既然如此你就在這坐着 等到夜晚我送你走 我還有一個包子舖 離着這裡約有一百多里地 你跟我到了那裡病養好了 可就算是在包子舖學徒你願意嗎 雷迅說道 那

更好了。又問爲何白天不走。我又走不動到晚間不更慢了。老人家聞聽笑道：雷迅就替圖你走不了。所以才教晚間走呢。到了那時自有法子。據我想你孀娘一定是有了姦情了。因爲你說看見人影，恐怕將來看出破綻來。故此安心害你。又把從中的利害跟雷迅說了一遍。雷迅聽着心中很害怕。一直候到掌燈時。大道上已然斷絕行人。老頭子站起身形向孩兒說道：咱們該走了。雷迅振作精神站起來。就要跟着老人家走。古福擺手說不對。說着將身形一躡，叫孩兒爬在他的背上。要背着孩兒走。雷迅連連說道：老人家，我這一起頭走，還聽走的動。你這麼背着，我焉能行的了。古福微笑道：你那知道。任憑你怎麼能走。走一百多里地，天曉也走不了。我要背着你，不過一兩個時辰，就可以到了。孩兒聞聽就是一怔。心裡有些奇怪。只得雙手抱住老頭兒的前肩。往後脊背一爬。老人家用單手向後一抱，雷迅兩腿，身形站起。走出樹林。略爲將身形往下矮了矮。雙腿登開。不亞如鳥展二翅一般。孩兒在老頭脊背上。但覺雙耳生風。雷迅不由大吃一驚。暗想：這個老頭兒絕不是尋常人。莫非是老狐狸化成人形不成。雷迅疑神疑鬼。在先前睜着二目。到後來索興把眼閉上了。準知道被他背着，想跑萬難。任憑他是鬼也罷，是狐也罷。聽天由命就是了。覺着也就是。一個多時辰。老頭慢慢的停了脚步。身形一躡，雷迅兩腳落地。看了看，雖然滿天星斗也看的出來。原來這是一箇村鎮。屋屋不少。老頭兒把雷迅放下。說聲：你隨我來吧。說着頭前走。雷迅後面跟着。進了村口，走不遠。來到一間門面。在門口外面有個案子。到是個賣吃食的買賣。此時門窗全都關閉。老頭兒自己來到門前，輕輕打了兩下。就轉頭問誰呀。買包。

于天亮才有呢 老頭子答言我是老賣包子的 待了功夫不大 嘩的板門開了一扇 有人說道 原來老掌櫃到了 我當買包子的呢 老頭也不答言 回身向着雷迅手追進來 雷迅跟老頭子來到了裡面 門仍關好 老頭兒帶着雷迅往後走 到了後面 原來另有一個院子 北房三間東西廂房也是三間 老人家將雷迅領到東廂房裡面 讓雷迅坐下 老頭子將名姓跟雷迅道明 又問了問雷迅在家中都是什麼人到家裡去過 說來說去 可就說上又有一和尙曾去過一次 雷迅不知和尙是藥王廟裡的 老人家古福聽了可明白了 就把原由一一說明 雷迅也可以說是福至心靈 他知道老頭不是平常人 並且還救了自己一命 遂跪倒在老人的面前要拜那老頭子爲師 老頭兒一聽笑道 要拜我爲師也成 白天是學蒸包子 到了晚間我教給你用功夫 每天還得挑二百來挑水 你幹的了嗎 雷迅連連點頭 只要你老人家肯收我 什麼我也幹的了 老人家這才點頭答應 雷迅忙磕了四個頭 這才站起身形 問道 師傅你老人家既然收了我這個徒弟 這樣的病還能練功夫嗎 老人家點頭道 不要緊 我既知道你受的這病的根緣 當然就能活 今天已是晚了 明天我就先給你治病 說到這裡 爺兒兩個就在這個屋中安歇 書不可重敘 雷迅致病之原 就因爲吃了閉胃散 除了軟弱別的病一概無有 不過吃幾付健脾養胃的藥 飯量一增 過了十天已然恢復了原狀 老頭兒和孩兒紮上小圍裙 到櫃上習學蒸包子 有人問你不可說是姓雷 就說是姓古 說我是你當家的大爺 孩兒全都記住了 夜間就在後院裡跟老頭子練藝 統其練了也就是 一個多月 老人家一看這個孩子天資聰明 真可以說是天生帶來的技術無論什麼招數一

就點會。老頭子心裡高興的了不得。暗說看起來我們爺兒兩是有緣。該着我一身功夫全指都傳授於他。因為自己年老。恐怕一旦辭世。因此儘看孩兒的能力所及。能學就能教。轉眼間就是七八年。老人家將他嬌子害他的情由又重新說了一遍。老頭子到不是叫他記在心裡。日後報仇。所為的是看他功夫已然練的差不多了。有意叫孩兒暗含着前去調查真像。好証明自己所說的話並非是望空捉影。孩兒聽老師這般說法。自己也願意去調查真像。果然每天夜間前去探聽。一連探了十幾夜。孩兒已然查了個水落石出。回到包子舖見着老師。將情由說明。老頭子囑咐明白了。可不許你有意外的行動。孩兒無法只得點頭答應。老頭子又叫他上藥王廟調查星月和尙。就是數年前害你的那個和尙。你看看是虛是實。孩兒也照樣前去探聽明白。由這裡老人家又將他姪子之仇給他解釋開了。至於星月和尙實是罪不容誅。可有一樣你不必管他。我由打收你的那一年。一直到今日。就為的是留着他叫你看看。現在你不是已然着明白了嗎。將來對了機會我有法懲戒他。孩兒當時點頭答應。表面上半點形跡不露。心裡可就存了報仇之志。調查完了仍然還是練功夫。一連又練了三年。雷迅這個功夫可就够用的了。一切的武藝還不說。惟獨這兩條腿其快無比。可巧這一年古。老英雄果患痰火一命嗚呼。雷巡幫助幾個師哥將老人家埋葬之後。雷巡對大家說道。我跟老師練藝一場也沒孝過老師。到現在他老人已然成了百年之身。別的我無法報答。只有到外面闖蕩闖蕩名姓了。叫天下英雄知道我是他老人家的徒弟。也可以說是精神不死。我也就算是孝敬老師了。大家一聽雷巡說話近乎情理。這才問他你既有這個心願打算多怎動。

身 電道 我既然說到這裡 馬上就要跟衆位師哥告辭 大家一聽也無法 還給他湊了二十兩紋銀路費 雷巡收拾自己的軍刀軍刀一口 銀子帶在身上 這才告辭 衆弟兄俱都洒淚而別 雷迅在附近買來紙筆墨硯 要寫審母王氏罪狀 可就將王氏明守節暗中偷夫先纏他娘家哥哥給他介紹的一位帳房先生 夜來明去 嚴如夫婦自己如何沖破 王氏如何設法暗害 幸遇恩師得逃性命 害我時候 又勾搭上趙教師 我失跡之後 帳房先生被辭 跟教師趙恒通姦這些年 頭一樣我寫報仇 第二樣除此有害雷姓名譽的淫婦 至於藥王廟裡和尙星月如何制藥害人之事 請縣官大太爺按國法治罪 下面寫上殺人者雷迅書信寫好了 等到夜間够奔自己家宅 看了看王氏獨自一人正在屋中梳洗打扮預備夜會情人 雷迅看了看院中並無出入之人 飄身下來回手亮刀 雷迅屋中用手點指王氏道 我跟你何仇何恨 竟要置我於死地 你來看你可認識我嗎 王氏忽見一人拿刀進來 不覺吃了一驚 一聽這種言語 細一看才知是姪兒雷迅 吓得渾身立抖 遂尖求道 你饒我的性命吧 雷迅那裏肯聽他 趕上前手起刀落 將王氏頭屍兩分 雷迅不慌不忙 將屋中軟帘扯下來 人頭一包轉身就走 有心從此够奔縣衙 又一想不對 我何不警告他們一聲呢 想到這裡 展身房越脊的功夫够奔後院 正赶上雷震跟教師在後面練藝 雷迅故意將身形一晃 跳到了院中然後越房而去 到了縣衙裡各處探聽 一直找到了後面書房 暗含着看了看 知道屋中徘徊之人 一定是縣太爺了 由五官相貌上看出來 帶着一份威嚴鄭重的態度 雷迅在房上將人頭取出來 寫得的那封信就勢在人頭上用金針插好了 這才一飄身下來

揭起簾籠 將人頭往地上一拋 跟着把身形一縱 仍然上到房上 暗含着觀看 看見縣官將書信看了 他這才回店 後來一打聽才知道 趙恒以及藥王廟的和尙全都被害收監 差出三班人役來捉拿 已圖案 雷家莊當族之人聽見這個信 遂將雷震赶走 所有的產業明着算是封鎖 暗含着大衆就分了 雷迅不過問 從此便暢遊江湖 什麼南七北六十三省 差不多的地方全都看看 幾年的光景 在江湖上得了一個外號 就皆因他的腿快 人送他三個字叫作一帆風 這一年轉來轉去又轉到了河南衛輝府上 打聽才知道雷震被當族赶走之後 投到少林寺練藝 據說藝業練成了非找雷迅報仇不可 雷巡生來的脾氣就是楞 他得着這個消息 心說好了 既然如此我就候着你把功夫練成了 看看你怎麼報仇 果然他在外面走個三年五載必然要到這裡來探聽 統共來了三次 這一次正赶上雷震藝業學好了 回來跟大家說是要找雷巡要報殺母之仇 雷迅得了這個消息一想我既殺其母又殺其子 未免過於忍心了 你說我要是不見見他的能耐 我還是真不甘心 自己左想右想才想起一個法子來 教給雷震練藝的師傅 乃是河南少林寺的主持 我何不先去拜訪拜訪 看他的老師有多大能為 他的徒弟能耐我不就知道了嗎 主意拿定 一直够奔少林寺 到了廟內 直言無隱 自稱姓雷單字名迅外號人稱一帆風要找老方丈討討手術 門僧一聽是找老方丈比手的 不敢怠慢趕緊往裡通稟 偏巧老方丈普善長老沒在廟裡 從中有方丈的弟子一位俗家名叫井源 一個出家人叫作照義 這二位一聽 未免有氣 心說這些年我也沒聽說過有人來拜訪老方丈 這真是豈有此理 後來一想 這才明白 原來這人就是雷震常提的

殺死他母親的族弟。他今天到此可也許是找雷震報仇也未可知。真要是他說找雷震這個話到有的可說。他不應當說找老方丈。他老人家又偏巧沒在家。你我要是不敢招待他豈不教他小看。哥兒兩個一商量全都是個心思。這才打發門僧出去。請來人後面說話。門僧到外面功夫不見甚大。將雷巡帶到了後面。雷巡彼此見面不過略言數語。雷巡向着和尚照義道：大師傅你就是這寺中的方丈嗎？照義連連擺手道：不是。我是他老人家的弟子。施王無論有什麼事。你跟我說就成。雷巡聞聽笑道：原來老方丈不曾在家。那我只能明天再來。我這個事除非見了老方丈別人辦不了。照義哈哈大笑道：施主究竟有什麼事。只要你說出來。我就辦的到。不怕小僧辦不了的事。你說說我們也聽聽那有什麼妨碍。前文裡表過。這個雷巡生性好狂。他點和尚這樣一間。不覺哈哈大笑道：少師傅你非讓我說不成。其實說了也是白費話。既然你再三的問。我要再不說。顯着不合適。告訴你吧。我聽人傳言。少林寺的方丈武術高強。淨說受藝的弟子不下數十名。照義到故意用言語鬥他。遂笑道：難道說閣下也是不遠千里而來。打算拜在老方丈門下學習武術嗎？真要是這個事。你算是白來了。由打今年正月到現在。已然擋了二百多了。他老人家年歲太大。不願意多用心血了。我等到是能都替老人家分勞。可有一節。老人家說我們師兄弟衆人。全都年輕脾氣暴。如果將徒弟打跑了。還不如不收呢。你想你這不是白來一回嗎？和尚未曾批語說完。早就把個雷巡氣得不得了。叫道：少師傅你休要多說少道。你怎麼知道我是來拜帥的。不過聽人說的。這裡老方仗武術高強。心裡有點兒不忿。特此前來拜訪。當場比手要看他有多大能為。

你想他既不會在家 別人如何辦的了呢 照義聞聽也是生悶氣 遂道 原來如此 這何必非找我們老師不可呢 指着井源說 這位也是老方丈的弟子 你要打算討手的話 這位那可以陪你去走兩陣 別說是老方丈未去廟裡 就是在廟裡 也用不着老人家親自動手 不論那一位都可以替他老人家辦這檔小事 雷巡不聽這則罷了 聽到這裡不由得怒氣填胸 暗含着說道 你別是吹糖人的徒弟吧 口氣真不小 按說我雷巡可不應當跟無名小輩一般見識 無奈他既然說出這假話來 我要是不理他 從此一走 豈不讓他二人小看我 莫若我管教管教他吧 想到這裡遂說道 既然如此今天我就算沒白來 但不知那一位跟我走兩陣 照義說道 先叫這禪師弟給你接接招吧 雷巡說道 既然如此請 於是照義井源雷巡出禪堂够奔後面跨院 来到了練武的所在 井源先在院子當中一站 拱了拱手說 源老師你就請吧 雷巡也答了一個請 向前一上雙手一穿 用個野馬分宗招數 够奔井源胸前打來 井源向旁邊 閃 左手一切 右手便打 雷巡雙掌一轉 在胸前敲了一個圓形 把井源的手撥開壓倒下面 井源將然往回一撤 雷巡略為一抬左腿 就聽吧的一聲就把井源踢出去七八尺遠 當時一句話沒說 哇的一聲 就是一口鮮血吐出 連滾了兩滾沒起來 雷巡哈哈大笑 向着和尚說道 少師傅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你想我既然要找你們老師比手 當然我不是平常之輩 這位井老師這樣的武術 你何必叫他跟我比呢 照義看到這裡又氣又惱 當時並不管井源怎樣 遂向雷巡高聲說道 姓雷的休要猖狂 來來我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說着話來到院子當中 恍掌就打 雷巡接架相還 二人各自施展挨傍擠靠

閃展騰挪的功夫 雷巡看了看這個和尚到是比井源武術高點 可有一樣要跟自己比可差的多了一不作二不休 既然打倒了一個 這一個也別留着 想到這裡招數上變了一個白鶴亮翅 這手功夫本來就是誘敵之招 招大空也大 照義和尚一看這個空以爲是機會到了 雙手一恍 竄起來够奔雷巡就是一腿 雷巡見腿到了 身形一矮 右手向左 左手向右 雙骨分金的招法 用兩個胳膊肘一擠他的腿 然後雙手往下 翻 左手抓的是腿腕 右手擋的是磕膝蓋 雙手向左右一分就聽克叉一聲 准知道腿是折了 按說雷巡就應當撒手他可不然 情勢用了個臥牛腿單探花 照定和尚檔中踢去 復又轟的一響 把個照義踹得古魯的好似圓球相仿 滾出去一丈多遠 自己把雙臂一背 留神觀看 那一個井源不能爬起 這一個大概也起不來了 不由得自己哈哈一陣大笑道 這是爾等自不量力休怪旁人 廟裡許多和尚 知道後院比武全都暗合觀看 一看二位師傅全都被人打倒 不知生死 大家一擁來到了院中七言八語 那個意思說雷巡打傷人了 不能讓他走 照義和尚在地下喘着勉強說道 叫他去他的 不必相攔 衆人一聽少當家的這樣吩咐 便不言語了 雷巡道 你們打算不讓走 我就不走 正好我還要等你們老當家的呢 照義在地下說道 姓雷的 你也不用不走 我的老師三天五天也回不來 你只管去你的 我有能爲俟後再找你報仇 沒有能爲你就算白打 你去你的吧 雷巡說了一聲好了 我候着你就是了 把話說完揚長而去 後來這兩個人一個也沒活 這是雷巡性狂好高的地方 他從少林寺出來 遍地留名 故意引逗雷震 果然雷震得着消息站站追趕 兩個人在南七北六十三省 就是這樣追隨

過了七八年 不是雷震找雷巡囉 到現在反被雷迅把他找上了 這不能說不是雷迅的一念之慈 要不然有兩個雷震也早被他暗算死了 他還是因為已然殺死他的母親 如果再殺雷震於心不忍 他只暗隨着他也是上那裡去找自己 這個時候正赶上鄭成功招募江洋大盜 雷震以為雷迅既然有武術在身 必然投奔去 我要到了那裡十成有八成就可以碰上他 雷震主意拿妥 他可不知道雷迅也暗合着隨下去了 在雷迅心說你不投去還則罷了 真要是投了海寇 那可算是一悞再悞 我到要看看你怎麼死 這是雷迅的心思 果然雷震打算顯露自己的技藝 便到人家招募人那裡顯藝投效 有誰知人家一看他的武術高強 非常敬重 派為三才島主 雷震起心可也沒想到這裡 到現在就可以說是以假作真 當了島主舖保鄭成功 雷迅暗合點頭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只知道貪此片刻榮華 將來必為冰稍瓦解解那一天 雷迅找了個地方收拾舊業 仍然賣包子 淨等大清國派兵前來攻剿 要看着這個熱鬧 無事的時候 各處訪查南洋的高人 訪來訪去 那位了然和尙俞欽可說被他訪着了 就說人家是劍俠身身 胞弟輔佐鄭成功自己憤氣出家 雷迅一聽知道這是一位高人 到虹霓島北極寺恭恭敬敬前去拜訪 俞欽也喜歡他是個正人 從此便常到一處盤桓 雷迅為人心靈性巧 慢慢的可就把消息埋伏跟着老人家學會了不少 以至於俞欽造太極閣 保護鑽石佛 後來又被三缺和尙將老人家擠兌走了 彼時依雷迅要跟三個和尙勢不兩立 好替老人家出這口氣 俞欽冉四關阻道 我既然出了家就是無家 天下之地那裡也許我呆 那裡也不是我所有 出家人要非戀那裡不可 那還不如不出家了

雷迅聽罷俞欽這個話，尤其欽佩老人家的人格高尚。在俞欽修建七極閣之時，未能竣了三缺和尙就來了。俞欽所設的消息，差不多雷迅全都知道。老人家出離了北極寺，安身之處，可就是一個雷迅知曉，也不斷前來看老人家。光陰在萬日月如梭，不知不覺隱了六七年。果然大清發兵前來，雷迅心裡這才順氣。有心自己投到大清營下，替國出力。又一想，有兩個不妥當的地方：頭一節我冒然前去，清兵倘若疑我是奸細，那可就搬磚打脚面，自找不自在了。第二原因，就讓人家一疑，難道就能把我看成多高不成，到不如我等有機可再說。單等他們有辦不到的事，暗中助他等幾次。俟後出露面，也只好他們知道我不是尋常人，等來等去等到了眼前，攻打羣島之人並非是大清帥。原來是一家十三省總領局鏢主勝英率領一起老少英雄前來。雷迅心裡更喜歡。暗想既是義英雄，如果我辦出點出手的，他們就知道了。這個事還是真被他給等上了。頭一次橋下網兜救人，自言跟勝英是好友。第二次可說是獻壽。勝三爺幾次找這個人未遇，莫想到這一次買賣九七爺殘傷一條腿救不出來。找老劍客爺也不知道到那裡去。諸葛爺來到這裡看了看，也是束手無策。正在萬分危急之時，這位雷迅來了。自己報名姓，不遇路表了一句自己跟雷震乃是同族弟兄，就不能看他不救了。我跟衆位英雄素不相識，因為什麼屢次幫忙呢？就因為國効力，乃大丈夫所為，助桀爲虐，留罵名於千載。話雖然這般說，今天還是怨我來遲一步。以至於叫這位朋友殘傷了一條腿。我先救人吧。這不算多大的事。勝三爺等一聽人家說話，帶着十二分不在乎，不問可知。當然是能爲高了。勝三爺只得連連拱手道：兄弟我也不

客氣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能者多勞吧 對於這種玩藝 別看我們人多 全都是門外漢 雷迅哈哈大笑道 勝三哥不必如此 這事點兒小事 這叫難者不會會者不難 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我先到裡面救人要緊 就見他到了裡面 緊靠北牆走變 字步脚踏萬字形 來到獅募囊袋那裡 伸出手來 照定獅頭就是一拳 隨着把身形往下一矮 由打獅子嘴內射出裏一支霸王弩 弩射過了 雷迅二次站定 伸手將獅腦袋拿起來 仍然用原來的脚步 走到了對面 獅腦袋先不往獅子身上放 先走到獅子旁邊 用手在肚子底下摸 就看出打腔子裡頭刷的噴出一股綠水來 這種東西 只要噴在人的身上 當時渾身麻木寸步難移 等這股水噴完了 雷迅這才繞過來 把獅子腦袋往腔子上一插 然後走出來說道 三哥你看我怎樣進去 說罷由打門口往裡一縱 脚踏毯上略舉一陣響亮 雷迅復又一疊腰縱到了前面天花板上 伸手攔住那個救命圈 勝三爺一見雷迅這個進去的方法 跟曹七爺一樣 雖然出來五鬼 可就是圈兒沒往下來 這個機關也藏在獅子腦袋上了 有一條鎖練子 拴着獅子腦袋 由西扯到東邊 獅頭獅身全到一處 裡面是個卡子簧 腦袋卡住了 鎖練子也綑緊了 這條鎖 跟救命圈相連 既然綑住了 險當然就掉不下来了 等着五鬼歸原仍回門內 雷迅飄身下來正落在兌門前 隨着就將身形坐在了地下 雙門自開 鷓鴣連打出來三十六支梅花弩 由打雷迅頭皮而過 終打完了雷迅站起來 到了裡面功夫不大復又出來 順着賊毯邁着方步大搖大擺走到了外面 說三哥派人窗裡面救人吧 此時由打門口往裡走 如同平坦大道一般 何人皆能前去 三爺一看罷了 只得吩咐一聲叫小弟到裡面去救曹七

爺 搭人的搭入拾腿的拾腿 來到外面 金頭虎賈明抱着父親半截折腿 放聲大哭 勝三爺看着很是難過 當時將賈明止住不叫他哭 依着三爺就要將受傷人先送回金頂崗 雷迅叫賈三哥你先別忙 我到裡面取批得印 以至於請寶珠皆不費吹灰之力 你們衆位不過在這裡略等片刻 陣也破了 東西也取出來了再回去不好嗎 三爺聞聽不過言語答的路爲遲慢一點兒 雷迅已然猜透三爺心裡 當然有不放心的地方 遂大笑道 勝三哥你老人家還別不放心 實話告訴你吧 這個太極閣是了然和尚俞欽所造 他就在禽網鎮西北五十多地長生寺內修真養性 真要我不成 不會前去請他嗎 實在用不着他 到裡面就完事 三爺一聽連連拱手道 兄弟我到不是遲疑 皆因我不知道破陣得多少功夫 雷迅却揚揚得意說道 也不過三盃熱茶的功夫就可以將陣破完 你就在此等候吧 我先到裡面將你的龍批取出來 說着雷迅進太極閣 一直够奔神櫃 脚登活簧咯崩一聲 雷迅腰裡一使勁 蹶起來仍然手把救命圈 就見神櫃上的天花板日開 刷的由打上面下來一塊千斤石 四角全都

有鐵纜子 由上至下其快無比 又名叫作翻天印 只要是不知這個消息 被大石壓上任憑你是多麼大的英雄好漢 也得翻成一堆血泥 大石到了神櫃上 仍然往回起 只見雷迅一飄身落在大石上面 借着他往上一趁 趁勢一伸手由打人皇佛像手中輕輕將龍批拿下來 燕子翻身跳將下來 容着雷迅到了地上 那塊大石已然退還的原處 還是原來天花板並無痕跡 雷迅遂來到外面說道 三哥你說這可算的了什麼 你老人家先將龍批收起 我再到二層閣上取印 三爺接過龍批來 雷迅轉身就走 到裡面够奔西南坤爲地的門口 到

了切近脚登黃響雙門自開 如同提開一鈸 門上去了 裡面明露着上樓的樓梯 雷迅並不遲疑 順着梯子往上走 轉瞬之際已然看不見了 猛然間就聽裡面花啦啦一陣聲音 聽着非常怕人 跟着雙門自落歸還了原式 三爺看着這個樣兒就可怕 果然等了好半天 並不見動靜也不見雷迅出來 三爺着急恐怕雷迅遇險 已打算也照着他的法子到裡面去看 看 諸葛道爺連有攔阻道 那可不成 這種消息埋伏貧道也不董 進去也是白送性命 又等了約有頓飯之時 仍然不見雷迅出來 三爺不由得老淚縱橫 准知道雷迅已然在裡面廢命 大家勸着叫三爺回金頂崗 有什麼話等老劍客爺回來再說 三爺無法只得點頭 小弟兄弟們搭着七爺一同回歸 到了金頂崗 先請諸葛道爺給買七爺上止疼藥 內服百草丹 勝三爺叫了一慶兄弟不必難過 我派人將你送到老元帥那裡 請長途護照回家休養明明好好在家裡等着 如若哥哥有命回去 咱們弟兄到老了還能在一處享福呢 買七爺不 愧明清八義當時並不難過 面帶笑容 叫道三哥你何必說這些個話 咱們是什麼交情 說折一條腿 腦袋跟身子分了家也不算什麼 常言說的瓦甕不離井口破 大將難免陣前亡 落到這個結果 兄弟這一輩子這才算的了英雄仗義 無能之輩他絕以沒有這個成績 老哥兒倆個說着話 依着賈明跟他父親回家 勝三爺以為路途之上 有親兒子跟着比沒有近人好 有誰知買七爺把眼一瞪說道 好孩子 我把腿傷了 不能為國出力 正應該是你替我出力的時候 你反倒要跟我一同回家 你回家幹什麼去 賈明忙說老頭你別生氣 我還不願意跟你去呢 不過你把腿傷了 路上我侍奉你老不好嗎 這一句說的大家都說對 買七爺道

不必如此 又道三哥小弟我走後你可千萬該打就打 不然把他慣壞了 三爺忙說不用你掛念了 三爺遂求諸葛翁寫書信 在大清兵營派了 員守備四營兵丁 快船一只水手六名 先够奔鹿耳門見老元帥 然後請照回家 七爺上了船 老少羣雄相送 直到船走遠了 大家才回金頂崗 勝三爺先請白家父子問老劍客爺回來了沒有 雙頭太歲白玉祥連說不知 三爺聞聽着急 雷迅生不見人死不見尸 老人家不回來你說這可怎麼好 正然着急無可可想 由打外面進來一個人 衆人一看正是老人家夏侯商元 三爺一看喜出望外 趕緊問老哥哥可是同着師傅一同來的嗎 老人家 聽長嘆了一口氣 可就艾道爺破陣後的情形說了一遍 書中暗表 艾蓮遲出的主意 八別分進八門 紅衣道將然把陣破完了 順着陣門往外一走 就覺迎面來了一陣風聲 老劍客武術的功夫不敢說是爐火純青 也算是已然到了化境 准知道這一定是有物件打來 身形向下一矮 果然有件東西越頭而過 吧的一聲 這種東西插在了陣門旁邊 此時紅衣道已然來到了外面 留神一看原來是一只不足一尺長的小寶劍 尚且在那裡亂顛 老人家四外一看 原來北極寺的三僧站在了對面 紅衣道這個急就大了 向前一躍 喝道好你們三個畜生 我手下留情饒你等性命 你等不知改惡向善 反倒來此行刺 貧道絕不相容 我着擺過來够年三僧便刺 碧和五金折鐵刀 碧雲仍然是原來的雙節鎗鐵棍 當然是修理好了 碧鐸掌中八寶龜龍棍 三僧各擺軍刃一齊動手 艾道爺破陣出來正然要回去 猛然間抬頭看見師弟跟人家三僧動手 艾道爺心裡非常不悅 暗想道 這三個和尚太已不通情理了 不用說是者日有多大仇 梅花椿上動手打倒不

殺可也就算完了。何苦又前來却殺。真是可氣。想到這裡也擺劍去幫助動手。這麼個功夫大腦袋。以及俞大姑娘全都看見了。各自擺軍刀加入戰團。三僧那裡是這四位的敵手。堪堪就要落敗。正在這般光景有人高說說道。艾蓮池休要逞強。你可認識羅漢爺我嗎。艾賈爺一看。對面來了一個出家人。面如青蟹蓋。聯鬚絡腮的胡鬚。手擎一對車輪大斧。身量高大。膀闊腰圓。不亞如天神一般。艾道爺不看還好。一看來的這僧人。立刻擺劍躍出圈外。一直迎着這人來了。遂問道。師兄莫非你叫龍頭僧嗎。那個和尚答言。既知我的威名。就應當拋軍刀束手被擒。艾道爺哈哈大笑叫道。龍頭僧今天貧道對不起。我要借重你的人頭一用。和尚聞言大怒擺斧進招。艾道爺舉劍相迎。這時候八個人。紅衣道戰碧和。夏侯商元戰碧雲。俞若梅戰的是碧鐸。老劍客艾蓮池敵的是龍頭僧。別人全都不說。惟獨龍頭僧雙斧的能耐果然高強。跟老劍客動手約有六七十個回合。並不分勝負。可有一節這三個和尚敵不住那三位。慢慢的全都撤軍刀逃走。三位不捨在隨後便追。就在二僧敗走之時龍頭僧知道不敵。也虛幌雙斧轉身就走。艾道爺不捨隨後便追。至於追到什麼地方可就不知道了。後文書另有表白。再說大腦袋追赶碧雲和尚。心說憑你這一條腿難道說還走的過我這兩條腿嗎。沒想到他們四個人繞道出北極寺各奔一方逃走。碧雲看看命跑進了一片樹林。老人家再一看已經踪跡全無。不但碧雲沒有。其餘的三個和尚以及追赶的三位也不知道到那裡去了。老人家無法只得寶劍還匣。順着原道回歸。按老人家心理想。遠以爲老師等人已然回來了呢。見了三爺才知道全沒回來。老頭子勝三爺又把破陣之事買七

爺如何殘腿說了一遍 以至說到這個雷迅 三爺說着忽然喜笑顏開 笑道要不是跟老哥哥你談至這裡 真怕他的言語給忘記了 在他進陣之時對我說明 那個太極閣是俞欽擺的 現在此人就在禽網鎮西北五十多有座廟叫長生寺 他老人家在那裡修真養性 打算破此陣 找此人不可 今天是晚了 明天清晨勝英親自前往拜請 說到這裡大家也全都歡喜 够時候大家吃晚飯 一夜不提 次日天明 勝三爺帶領三太香五茂隆李煜金頭虎賈明等老少爺兒六個由金崗頂起身 按說百八十里地 攔到這爺兒幾個身上走 並算不了什麼 還用的着起這麼早走嗎 皆因老人家另有一番心思 就爲的是慢慢走到禽網鎮 到鎮上找個地方吃點什麼 趁勢在飯館裡面 打聽打聽 究竟西北五十多里什麼地方有個長生寺 故此爺兒六個 早早起身 一路上也沒有多少話 天到已時來到禽網鎮上 街北找了一家飯舖字號是三順居 爺兒幾個站在門前一看 早有堂官往裡讓 飯菜乾淨 價目克己 沒吃早晨飯裡面請吧 三爺看這個夥計和氣 這才邁步往裡走 也搭着這個時候正是飯口 裡面已坐了七八成飯坐了 夥計給他們老少六位找了把角一張桌 肩頭手巾拿下來擦桌案 三爺等落坐 堂官問幾位喝酒嗎 三爺道 給我們來六壺白干 酒菜要好 酒喝完了不管餅饅頭全成 夥計答應下去 工夫不大用盤端來四碟酒菜 六壺熱酒 爺兒六個自斟自飲 工夫不大 酒飯已畢 叫堂官算賬共吃幾錢銀子 三爺一伸手由腰中摸出一個銀子 約有一兩多不足二兩 叫這夥計給拿這塊銀子剩多少你來壺酒喝吧 夥計一看銀子太多不敢拿 遂說道 老爺子你這個銀子數餘的太多了 夥計的意思怕老爺子心裡沒打清算盤

回頭再要找來 買賣顯着有些不誠實了 三爺一聽遂說道 夥計兩兒八錢那還多嗎 你就
拿去吧 夥計一聽喜出望外 連說道 謝謝 伸手把銀子接過去 三爺將然站起來要走
夥計說道 你先別忙 我給你打嗽口水去 說罷用六個盃端來白水 臉水也打來了 說你
擦臉吧 說着遞給大家擦臉手巾 爺兒幾位互相擦完了臉 夥計道 幾位別走 我倒好一
壺龍井茶喝完再走 三爺不由暗裡好笑 看起來果然是錢能通神 因為什麼呢 別的飯位
他全都不這麼招待嗎 可見得是因為我給他酒錢多的原因 老頭子想到這裡到不好意思推
辭 只得點了點頭說道 好吧我就擾你一壺吧 夥計將茶泡了來 爺兒幾個喝着 夥計站
在旁邊問道 老爺子你喝的這個茶葉怎麼樣 三爺只得誇好 接着向夥計問道 我跟你打
聽點事 由這往西北五十來里地有個長生寺嗎 夥計傲然一皺眉 遂說道 不錯有個長生
寺 是個小廟 三爺問道 那個地方叫什麼地名你知道嗎 夥計答道 地名叫桃山口 這
座廟就在山環內最好找 三爺點頭又問那個廟裡主持是誰你知道麼 夥計答道 我可說不
清楚 三爺點頭遂帶領五位小弟兄出離三順居 夥計送到門外 點頭哈腰十分恭敬 再說
老少英雄 順着大道往前行走 一頭去一面打聽可就來到了桃山口 走進山口 在山環果
然有一坐小廟通紅廟牆 勝三爺看這個方向差不下許多 這才帶領小弟兄們往前緊走 到
的切近一看 果見上面有匾寫着長生寺三個字 依着金頭虎賈明他要向前叫門 三爺說不
用 你們全部在影壁那裡等候 待我親自前去叩門 衆人答應 三爺看了看下垂首的角門
似乎帶有人行走 老人家到了門前輕輕打了一下問道 有人嗎 連叫了兩三聲 才聽裡面

有人答言：「誰呀？」隨着聲音角門一開，三爺一看出來的是個小沙彌，年約十五六，身上穿半截子僧服，高腰襪子開口僧鞋，面貌沉靜，別看年輕帶着一份出家人的逸相，先看了看三爺然後問道：「老施主你找誰？」三爺答言：「少師傅當家的老師他的俗姓可是姓俞名欽嗎？」小和尚說道：「不錯那是我們的大當家的，現在未曾回來，廟中只有二當家的，是他老人家的親師弟，但不知你有什麼事？」三爺一聽心和尚沒在家，不由得大失所望，遂問道：「這位大師傅到那裡去了？」大約得何時回來？」小和尚擺手說不知道，大概我們二當家的許知道。」三爺這才說道：「既然如此，求少師傅到裡面通稟一聲，提說外面有勝英拜見二當家的。」小和尚說道：「你在這裡候一候，說罷仍將角門關好，功夫不大，聽廟裡有人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接着角門開開，由裡面出來一位和尚，身材魁梧，身高有六尺開外，身着灰色僧服，青布護膝，高腰襪子，開口僧鞋，往臉上觀看，面如滿月，眉分八彩，二目神火灼灼，鼻直口闊，頷下參白髯，根根透肉，亞賽銀絲相彷彿，勝三爺一看准知道這位出家人，是一位有道的高僧，趕緊抱拳說道：「勝英打擾了。」未領教高僧貴上下怎麼稱呼？」和尚聞聽笑道：「小僧法名了性，適才你所問的了然那是我的師兄，施主有話何不到裡面談談？」三爺客氣幾句，這才回頭說道：「三太，你等隨我這廂來。」小弟兄們聽見老人家叫，一個個全都來到近前，三爺一指和尚說道：「你們看見了沒有？」這位高僧乃是長生寺二當家的，你等過來見禮。」小弟兄走過來各自拜見，和尚問訊還禮，這才謙夕讓夕進了旁門任禮走，小和尚關好了門，到了禪堂裡面分賓主落坐，小弟兄在老人家身後一站，小和尚獻茶，和尚向着三爺問道：

勝老施主 但不知跟小僧師兄怎樣認識 此次前來還是專爲看望還是別有公幹 三爺一聽有心把實話說出來 未免這個話說着太以的費事了 只得把求和尚之事暫時不提 其餘的全都實話實說 勝英跟老方丈並不認識 不過跟他老人家娘家兄弟 俞仁俞惠臣是至交好友 這一次就算是慕名而來 另外還有點事相求 但不知他老人家到那裡去了 在今天明天能够回來嗎 老和尚一聽遂說道 施主今天來得不巧 師兄由早晨才出去的 他老人家尋常沒有事從來不住廟裡 各處訪友談棋 要不然就是盤桓武術 這一出去十天八天不一定 三兩個月也不一定 如果有什麼話 施主可以留下 等他老人家回廟之時 小僧代達可也就是了 三爺一聽未免暗含着着急 你這等着又不知道人家多怎样才能回來 要說把話留下這個話還是沒法留 只得說道 既然如此 勝英求你代達句話吧 也別管十天八天 只要是他老人家回來 千萬別讓老人家再出去 我勝英待三天五日還要前來拜訪 了性點頭答應 三爺站起身形告辭 爺兒六個出離了長生寺 無精打彩 所謂乘興而來 敗興而去 本打算來到長生寺見着了長長老 當面要求叫他老人家出頭破陣 不怕老人家不肯點頭 勝英可以跪在他的面前不起 沒想到人家不在廟 你說這可叫我怎麼辦 想到這裡不敢怠慢打算趕緊回去 老劍客如果回歸 這個事可就好辦了 爺兒六個往回緊走 將走到那個小山梁橫着的那裡 忽然間聽見一片鑼聲 三爺就是 仔細看可了不的了 迎面來了一羣賊寇 各執軍刃將路攔住 爲首之人可就是張其善 帶領着闖耀元蔭秀杜芝清 四魚七魚八魚 落花鳥的八鳥三鼠戴勝其等衆人 張其善哈哈大笑 勝鏢頭今天這可算是

狹路相逢 我看你往那邊逃 書中暗表 自從天罡台失守 張其善等想逃串性命 皆因無路可逃 祇得暫時多避華峯灘 見了灘主訴說自己不得已來到此處 及天罡台失守經過一說 銀裝海馬元蔭秀 墨塗山鷄杜芝清 二人一聞這個俠義營居然敢傷羣難之人 心中未免有點不忿 當時打發陳秀龍回暴突灘 叫單于凱回碧液灘 將經過說明看看他們有什麼辦法 又向張其善說道 千歲暫住此處 候他們來個回信咱們集合一處 再找勝英報仇不晚 於是張其善可就住在了華峰灘 凡事都是恰巧 俗語說不巧不成書 大灘主元蔭秀這一天够奔禽網鎮到各獵戶家中收買活獸生禽 如果現在沒有告訴他們給留着 這也不算多要緊的事 不過元蔭秀先前拚靠兩個尼姑 借着這個原由到禽網鎮各獵戶家看看這是小子的本心 所以親自前往 到了鎮上各家看了看 有幾位跟他熟識的 可就用語語相戲 元灘主找個地方吧 沒地方開心不悶的慌嗎 元蔭秀一聽這個話求之不得 遂說道 你們哥兒幾個費心吧 只要辦到了我是准請客 衆人說那還不容易嗎 現在可正是吃飯時這麼辦吧 你請我們哥兒幾個到三順居吃頓飯 好好要幾樣酒菜 吃飽了喝足了 領着你們挨門看去怎麼樣 元蔭秀忙說這個話當真嗎 衆人一齊說道我們還能跟你說着玩嗎 這小子迷心太大 遂說好 也餓了咱們一塊走 幾個人來到了三順居 元蔭秀一眼可就看見了買明了 未免就是一怔 心說這小子到這裡來幹什麼 又看了看座上有一個老頭兒 元蔭秀可就在雅座裡面 暗含着跟跑堂的打聽 那張桌幾個年青的人管着那個老頭兒叫什麼 跑堂的實話實說他們叫三大爺 元蔭秀點了點頭 知道老者是勝英 小子

並未吃飯 先掏出銀子來將酒飯賒會了 打獵的一看遂說道 元灑主你這不是怕我們多要菜吧 要不然爲什麼先把錢給了呢 元蔭秀連擺手說道 不是這個意思 我還在乎你們哥兒幾個吃麼 銀子留的很多 吃什麼你們大家隨便要 皆因我有要緊之事不能奉陪 衆人一聽也不敢多問 這個功夫三爺等已然出離了三順居 元蔭秀暗地跟隨 看明白了 三爺够奔長生寺 小子不敢怠慢趕緊往回走 一直回到了華峯灘 對張其善說 千歲報仇的機會可到了 遂把所探聽之事跟張其善一說 大家全都喜歡的不得了 派兵點將 衆賊集合到一處 大家全都順着小山梁過來 就在大路旁邊埋伏 衆人彼此計議 你說老勝英他到那裡幹什麼去了呢 後來還是張其善想起來了 噯呀可了不得了 三缺僧人守北極寺 愈欽一憤而去 我風聞隱在這一角了 我可不知道是什麼廟名 大概他一定是前去請愈欽出頭破陣 元蔭秀一想不錯 他在飯館之中 也曾跟跑堂的詢問 這就對了 張其善反來復去一想 心裡還有幾分猶豫 遂向元杜二人說道 二位灘主倘若愈欽受了他的聘請 不用說入絕盤龍陣不保 就連咱們大家在陸劫殺也算白來了 就憑愈欽一個人 咱們大家也不準是他的敵手 元蔭秀叫道 千歲你不必憂慮那個 咱們不是既然來了嗎 無論如何 也得看個水落石出方不愧來這陣 這個話這麼說 咱們大家看事行事 如果愈欽不出頭 等到勝英來到咱們大家就動手 有愈欽跟着咱們不會另想別的主意嗎 張其善一聽也是無法 只可如此 衆人將然埋伏好了 派戴勝其打探 以銅鑼爲號 話尙未說完 鑼響一陣 張

其善這才帶領衆人將道路攔住。口口聲聲說老勝英看你今天還往那走。三爺明白當然是路途之上被賊人探盤子的夥計將行探調查明白。故此前來打劫。三爺想到這理一看是張其善不由哈哈笑道。張其善你何必這樣猖狂。難道說姓勝的還怕你不成。張其善叫道。老勝英你也不用瞞我。你不是去聘請俞欽破陣嗎。司就是有一樣人家不管。再說別看那麼一個小廟。統共也不過就是一兩個人。你還未必見的着。其實這話因俞欽沒有跟三爺一同來。由猜測上說出來的。勝三爺把個事想差了。竟以爲自己所見的了性和尙那就是俞欽。當然受了人的託咐。故此隱名不見。真要是這樣。俞欽這個人格可也就離着掃地不遠了。老人家想到這裡有氣。又搭着衆賊中途劫殺。這才叫火兒不是由打一處來。厲聲說道。張其善我不是小看你。勝某的行動你那能知道。你還別費着中途攔阻。以爲怎樣得計。無論怎麼說不過就是個當場動手。你贏不了勝英手中這口刀不也是枉然嗎。真要有能爲你敢過來。咱們當場一決勝負。在這一套三俠劍裡面勝英這樣說話的時候很少。今天這就叫真急了。張其善回頭。向羣賊說道。那位過去捉拿老勝英。話尙未了。早有八鳥之中的大爺尹琪尹福臣。外號人稱雪地黃鷹鷲曉兔。擊一對短把瓜錘。說了一聲我來拿他。舞動雙錘。够奔當場。叫道老勝英你別以爲你的武術高強。叫我看看你也就是仗着左膀右臂。今天是你單人獨自帶領幾個年輕的孩子。尹大太爺我要跟你大戰三百合。要分個勝負。三爺聞聽一笑。先將大衣脫去交給了賁三太。刀鏢全都收拾停妥。一指尹琪道。量你可有多大的能爲。

還要說跟我大戰三百合 叫我看過連三十合都用不了 我就叫你身首異處 尹琪聞聽有氣 擺錘够奔三爺便打 老頭子身形一轉雙錘走空了 刀奔小子軟肋便扎 尹琪撒身用雙錘 往下一打 老頭子刀往回撒用了個燕子翻身 刷 就是一道光芒 够奔小子的物項砍來 小子趕緊把身形向下一矮 刀擦臉上的包頭而過 把小子吓了一身冷汗 趕緊振作精神 不但不敢疎神大意 並且還不敢輕易往裡進招 大凡動手所忌的就是胆怯 尹琪這一駭怕 不要緊 招數上吃着不少虧 皆因為有能為便不出來了 就是這樣動手大約有二十多個照 面不足三十回合 尹琪被老頭子這一口刀逼的 手忙腳亂 老人家殺得性起 刷 左手撕 髻右手擺刀抹身就走 尹琪要是明白的就應當借著這個時候 往圈外一縱逃走就對了 小子不但沒走 他還以為是得着了機會 兩個錘頭并到一處 何前一趕步 他打算用雙錘撞 點老人家後脊背 你說老頭子這個招兒也損 似乎叫他雙錘要挨着未挨的時候 陡然把身 形一轉 錘讓過去了 跟小子來了個對臉 雙手捧刀刀刀朝上 差下往上一挑這手功夫叫 作霸王作揖 老頭兒也照樣兒給尹琪來了個揖 大概是勝三爺命大 這小子他擔不了 這 一個揖不要緊把肚子給作破了 撲的一聲腸肚皆崩 雙錘落地死屍往後一倒 三爺往旁邊 一縱手理銀髻高聲說道 張其善趁早擺軍刀過來動手 何必叫別人替你慘死 張其善跟勝 三爺說話向來勸老頭子都很客氣 今天猛然間聽老頭子這樣說話 未免聽着有氣 遂說道 勝英 休要你猖狂 孤家今天必要跟你決一死戰 說到這裡將然邁步要走 旁邊有人叫

道千歲你先別忙 人都說勝英厲害 借着這個機會 我要看看他怎麼個厲害 強其善看了說話的正是華峰灘大灘主 銀裝海馬元蔭秀 張其善也知道 羣灘灘主各有絕技在身 他要是出去獻許將勝英拿住也未可知 遂說道 元灘主出頭會他一會 千萬要多加小心 只灘主點頭 由背後掣出曉銀鐮 哈腰來到當場 不等三爺問自報名姓 老頭子那會將他放在心上 並不多說 掄刀就殺 三爺跟人動手向來沒這麼樣過 今天這實在是急了 小子一看刀到了 雙鋼搭成十字架往上便接 老頭子撒刀換式兩個人殺在了一處 張其善元是聽說羣灘灘主各個有功夫 可未能親眼得見 今天打足了精神到要看看元灘主 是不是勝英的敵手 在先前刀來鋼去各施所能 到是看不出高低 動手也就是二十多個照面 再一看元灘主似乎有點佔落下風 張其善不由得嘆了一口氣 在旁邊八鳥王綱一看不由得暗自點了點頭 本來尹琪亡命自己就打算出頭報仇 但是因為張其善這個人待人太以苛薄 自己暫時先不言語 單看張其善怎麼辦 後來看張其善打算親自出頭 心裡這才順點氣 沒想到又出來這麼個華峰灘灘主銀裝海馬元蔭秀 王綱一想聽人傳說 碧波灘二位總灘主全是武術絕倫 各灘灘主又都是他親自挑選 那一位身上都有絕藝 或者元蔭秀出頭能將我大哥的仇報了也未可知 故此王綱在旁觀看 看到現在 元蔭秀已然佔落了下風 自己暗含會點點頭 看起來世上的事 差不多都是有名無實 看他出頭那個樣兒 准得說我們十鳥弟兄沒有能為 原來他是不敵勝英 這是何苦呢 二鳥不是這麼想嗎 他可不

知道元蔭秀心裡够多麼難受了。自己覺着手中一對鋼，這個能爲就算不含糊，就是不能伸手就拿老勝英。大概也不至輸給他。有誰知動手不及三十個回合，被人家用刀逼得只有閃展騰挪。雙鋼就是透不進招去。小子心裡暗含着打算，這才叫白栽一回呢。我要是不出頭，難道說還有人強派我不成。到如今你說撤軍刀逃走，未免叫他們小看不走戰吧長了。就許吃虧。小子到了這個時候，就算騎虎難下。戰又不敵，退又不肯，動着手心裡不住的來回打算。這一來不要緊，精神一混亂，雙鋼的招數堪堪要亂。心裡又恨張其善，又恨二灑主墨塗山鷄杜芝清。難道說我現在動手不利，你們就看不見嗎？怎麼你們也不應當袖手旁觀。看我的哈哈。元蔭秀他只知道道這麼想，他可不知人家也當一番心思。芝清看他出頭本來心裡就有氣，因爲什麼呢？跟老勝英拚命也有那一天。除非是他到了灑灑主面，奉了二位灑主之命，自然我們就跟他勢不兩立了。今天這個打仗，我們不過是前來助威，何必多事出這個頭。再說這個勝英並非是平常之輩，出去露了臉也沒有多大功勞，現眼就不輕。到現在怎麼模樣果然現了眼啦吧。按說我可應當出去，或是將他換回，或是協力雙戰，就皆因他太好靈臉，我就算管不着。故此二灑主在旁觀看就是不贊。元蔭秀一看實在不成了。如果再要強支持，與性命都有關係。小子想到這裡打算看個機會逃走。勝三爺早就犯這個小子的情形看透，要准說他的武術不敵，這話還不敢說。這就是老頭子有閱歷的地方。怕人家故意作出這麼一種形象，引誘敵人。如果未嘗考查明白，輕易往裡一進，招中了他人以逸待勞之

計 也不用說當時輸在他的手內 人家人是多的 我是自己 有幾個小弟兄也不濟我事 人老不講筋骨爲能 我要是叫他們用力氣將我戰勝了 未免太不好看 因此老人家不敢過於逼緊了 怕這個小子從中有詐 老頭子並不用力只是將手中刀招 加緊加快 一面用左手取全鏢一只 心說你也不用使引誘方法 真要不敵 再有幾個照面你就得走了 只要你一走我就送給你一鏢 老人家把主意想定 留神觀看 果然小子戰未三合 虛幌雙鋼抹身就走 老人家站在那裡並未追趕 雙手一合 刀鏢相換 叫了一聲元灑主慢走 飛鏢到了 元灑秀開聽還是直吓了一跳 將鏢回頭一看 就見一道白光撲奔面門打來 小子一着急 打算用右手鋼往外一撥 將然一抬手你說也真巧 撲的一聲薄只鏢正打中了小子的右手背 小子一抖手當即一聲單鋼拗了 那鏢也墜落埃塵 小子連軍刀也沒顧得拾 撒腿跑回本陣去了 勝三爺向前一縱 下腰將自己的鏢拾起帶在了腰間 刀在左手一背 哈哈一陣冷笑 張其善我也不是跟你說句大話 類乎這樣武術之人 戰個三十陣五十陣 不能什麼 打算趕緊解決還是你我一戰 三爺說到這裡留神一看 由打賊陣之中早過來一個人 手擊金釘狼牙棒 正是王朝忠 小子來到當場 怒氣填胸 叫道老勝英我等十鳥弟兄跟你有殺師之仇 我是不來找我 我們還要找你呢 到如今竟又將我的師兄殺死 我豈能跟你善罷甘休 三爺也不着急 叫道王綱你跟我不能善罷甘休 也不過就是當場動手 贏的了我的刀給你師兄師弟老師報仇 如果不是我的敵手 連你也要逃性命 再要說一句實話

簡直的你就不是我的敵手 依我良言相勸趁早回去 換張其善出頭我跟他決一死戰 何必
你又白白的送這條性命呢 老頭子這個說話 全都因人而施 看這個小子氣大了 所事按
着他的氣 又給他來個火上燒油 果然把小子氣得哇呀呀怪叫道 勝英老匹夫不可發言欺
人 今天我要不將你用棒打死 我絕不生還 說到這裡向上趕步 掄棒便打棒帶風聲 可
見得這小子力氣不小 老頭子身形往旁一閃並未還招 向二鳥說道 看你這個該死的樣兒
竟敢跟老夫前來動手 我是不還招 要還招你命便休 王綱一聽勝英說話未免欺人太甚
並不答言 輪棒二次打來 老頭子仍然閃閃躲躲 一連躲了有七八招 王綱舉棒問勝英
道 不敢跟我動手趁早撒手扔軍刃 東手就縛 如果敢跟我動手 快快的進招 爲什麼躲
躲閃閃 這還算的了英雄好漢嗎 老頭子聞聽哈哈大笑 王綱你這人太以不知自愛了 老
夫好心好意叫你活一會 不肯往裡進招 你執意要求 可見得你是死期已至 真是閻王造
定三更死 何人敢留到五更 你這就是生幾薄上造定 不准你再活了 故竭力要求叫我趕
快行刑 好 我也別違背閻王爺的命令 我就將你打發回去吧 老頭子生平也沒說過這樣
話 今天這是以計勝敵 故以言語激怒 小子王朝忠不等老頭子把話說完 早就擊棒打來
老頭子憑手中魚鱗紫金刀 接架相還 王綱這個時候已然離着氣炸肺都差不多了 恨不
能一棒將老頭子壓死 所以一棒緊一棒 呼呼帶定風聲 別看三爺動手也就是招招架架騰
閃展騰挪 大約也就在三十來個照面 把個王綱累的遍體生津 鼻裡鬢角熱汗直流 裡手

擡牙棒招數也慢了，脚底下也像蹬了繩子一般。勝三爺一看，心中甚喜，將刀招加緊，轉瞬之際四面八方把小子圍住了當中。王鋼的眼花繚亂，看着前面也是勝英，後面也是魚鱗紫金刀。要是不常日子戰手，到不了這個地步。小子早就想法子逃走了。今天這叫八下裡愈氣攻到一處，打算豁出這一條命跟老勝英一死相拚，全都趕對付了。三爺今天也是真急了，只要得手就要殺人，猛然間王鋼着着了。三爺在他的面前一撒刀，他一看可得着機會，雙手將棒一舉，用足了生平之力惡狠狠照定三爺打來。大概也是勁頭使的太猛，三爺一閃身躲開，小子把棒吧的一聲打在了地上，震得小子雙手一麻，不過倏忽起來的一連，勝三爺在旁邊並不費吹灰之力，裹腦纏頭一刀，刀到脖頸，小子也看見了。想躲如何來的及，只得把眼一閉，耳輪中就聽見赤一聲。小子是真橫，任什麼也不說，撒手將棒一扔，腦袋跟身子往兩下裡走。這就算是死於非命。三爺在旁邊一跳手理銀髯，不由得哈哈大笑道：王鋼土朝忠你死在陰曹地府，如果有知休要怨勝英意狠心毒。若不是張其善長刀避劍怕死貪生，自己不敢出頭，拿你等墊坑，你等才死在我的刀下。這個功夫八鳥弟兄，一看二位師兄前後喪命，大家有心一擁齊上，來個羣打群歐。張其善說道：先別忙，孤家先出頭會他一會。如果不勝你等再羣歐不晚。今天老勝英吃了驚心豹胆，說話欺我太甚，其實老頭子是誠心這麼說，故意叫張其善出頭。三爺也有一番思想，如要把張其善殺死或是帶了重傷，羣寇不戰自退，只要是打不倒他，這個仗就算沒有完啦。你說三爺這個話還是真靈。

果然把張其善激惱，手敲虎頭金槍，來到了當場。三爺用手一指，張其善說道：「你先叫人把屍收埋，回頭你我決戰不晚。」張其善吩咐將尹琪、王鋼兩個人的死屍，以及元蔭、秀四、穢、鏘全都收回。三爺這才說道：「跟你相逢動手，到如今屈指計算，已然是第六次相見。往常動手，你聽說我憑仗左膀右臂，今天大概是姓勝的一個人了吧？有幾個徒弟，別說我不叫他們過來，他們也不敢過來。就讓過來，那全都是小孩子，統共練了三天功夫。那還濟的了事麼？今天你我要是動手打在一處，憑你手中槍，憑我掌中刀，不分高低上下，絕不能休。不知你可敢點頭？」張其善聞聲哈哈大笑，老勝英你這別以為孤家懼怕於你，實話告訴你：如果今天你贏不了我手中槍，量你性命難逃。慢說你小兒，我也不完呀。我將兵攻打大清國兵，失敗就失敗在你的身上了。今天我正應當拿你報仇雪恨。何況兩軍陣前，你殺死我台灣無數軍將，我豈能饒你？越說越有氣，擺手中大槍，撲嚙一聲，够奔三爺便刺。勝三爺手中刀接架相還。這一次這兩個人動手，是第六次。勝三爺的刀法怎麼樣？張其善的槍招如何？在此全都知道了。在一動手時，誰也不肯輕易進招。不過就是走行門，遛過步。招招架架，十幾個照面之後，張其善大槍加緊，三爺的刀也加緊。刀來槍去，各施所能。動手約有三四十個照面，並不分輸贏勝負。各自抖擻精神，打了個難解難分。就在這般光景，猛聽得有人念佛，聲音尖類似女子。勝三爺一聽，官指望是自己的師叔紅衣道姑張氏，撒刀往圈外一跳，留神觀看。不但不是張氏，原來是一個人中妖怪，身高五尺多，面似桃

花 亞似處女一般 楊木道冠金轎別頂 醬紫道袍大紅足履 腰繫絲巾 在絲帶上倒掛着二十四個金鈴 華嘯郎的山響 手擎木劍長佛三尺多 老頭子勝三爺怎麼看他像個怪物呢 這裡有鑽爲証 也無寺也無廟 隨風飄來女老道 眉目善容顏俏 聲細好似春鶯叫 金簪別髮髻高 楊木道冠扣頂平 身穿醬紫袍 八卦仙衣綉六爻 登雲履襪桶高 腰繫五色純絲條 喪門劍不帶鞘 三尺九寸背肩稍 赤金鈴二十四 鋼環倒掛圍滿腰 金鈴響放光 毫 飛禽走獸也難逃 障眼法人難學 五毒瓦礫隨心叫 聲音嬌模樣俏 不可錯當女多嬌 映日灘內稱島主 仙風道骨一英豪 姓培名敬字大倫 雙鳧冲霄是徽號 三爺正然觀看 就見少老道已然來到了切近 念了一聲無量佛 怨不得我到華峯灘不見元杜二位島主 原來在此動手 又向張其善說道 王駕千歲 所戰這位老者他是什麼人 莫非就是俠義營的首領老勝英嗎 還未等張其善答言 勝三爺接着說道 不錯在下正是勝英 應當怎麼樣呢 老道培敬一聽 嘻嘻一笑 這可是巧極了 我這大前來專爲拿你 你跟出家人我可沒有認讓 你可把話聽明白了 你作事未免太過 不應當害死鄭王爺父子 不應當殺害陳秀虎 出家人我得着這個信因爲不忿 故此前來拿你 依着他們說 打算起暴突灘金灘主之兵 够奔六合金頂崗 前去捉拿於你 貧道一想 憑你一個平常人可能够有多大能爲 故此我將衆人關住 打算拿你不過貧道一人足矣 勝三爺一聽暗道 吹糖人的徒弟來了 口氣真不小 不由得帶臉一陣大笑說道 老道 並非是勝英隔門鏡把你看扁了 別說是你這樣

的 再照你這樣來兩個 打算拿我也管不到 不信你就擺軍刀過來 你試試我手中的刀快也不快 老道聞聽一笑 勝英你我用不着口戰 你就擺刀過來 一決勝負 說着手擎木劍將架式擺開 三爺也不客氣擎刀便刺 小老道憑手中木劍接架相還 二人彼此動手 大約戰了三十來個照面 培敬口中念佛叫道 勝英你果然武術高強 貧道不敵 可有一樣我走可施展我的法術 寶劍盡地 不許你越雷池一步 不然我就要伸手拿你 老道說罷 果然虛幌桃木劍 縱到了圈外 寶劍在地下赤的畫一道 然後背劍閃走 勝三爺不由得心中暗笑 我生平就沒看見過什麼叫妖術邪法 別說你畫一個道兒 就是畫三道五道 我不敢追你 我就不叫勝英 老頭子想到這裡叫道 培大倫我看你往那去逃 說着話擎刀便追 統共三爺離着他畫的那個道兒不過就是七八步遠 將然往前一追 可就過了道了 就見小老道把身形一轉 三爺准知道他是要發暗器 自己留着十分神 就見老道桃木劍 劍把對着唇邊 向看三爺用劍一指 由打劍尖上出一指白氣 三爺看見這股白氣就覺腦袋一暈 撒手扔了軍刀翻身栽倒 培敬喝令兵將他綑綁 軍刀拾了插在了背後 張其善一看好厲害的映日灑灑主 不費吹灰之力 已然將勝英拿住 自己一聲吶喊道 諸位隨我來 不可叫跟勝英的這幾個人跑回去 一齊將他等拿住以滅口傳 三太香武淵隆李煜金頭虎賈明 看着明明白白 真有心道去跟他們一死相拚 要搭救老師 怎奈准知道弟兄五個一齊而上 也不是張其善一個人的敵手 就不用說旁邊還有這麼一個小老道 寶劍一指就是一道白

氣人立刻就得倒下 那如何能够打的了 到不如別耽誤了大事 趕緊回歸金頂崗送信 容着老少羣雄全都來了 有什麼話再說 那怕老師被他等結果性命 到那時再跟他一死相拚不晚 小哥哥幾個萬般出在無奈何 只得撒腿往回跑 張其善追了好半天 小弟兄們進了樹林 張其善一看無法 這才帶人回歸華峯灘 不表張其善單說的是小弟兄五個 看張其善不追 道才由打樹林出來 各自施展豈地府行的功夫 回歸金頂崗 到了銀安殿 老少羣雄正在不放心 爲什麼天到這般時候 請人的尙且不見回來 莫非說中途出錯不成囉 大家正然議論 這歷個功夫三太頭五個人由打外面回來 諸葛道爺一看五個人全都面帶驚惶 准知道是出了事啦 這沒等他問 三太一五一十就把三爺彼獲前後的話說了一遍 衆人一聽一個個全都目瞪口呆 不知道這個老道 究竟是那裡來的邪魔外道 神打將李剛本來是個急性子人 叫道仙長 咱們不管他是什麼邪魔 那怕他楊二郎下界咱也不管 我勝三哥不是被華峯灘擒去了嗎 依我說仍然託白玉祥老哥哥帶領三位少爺 把守六合金頂崗 你我大家 同够奔華峯灘 開開眼看那老道有什麼妖術邪法 諸葛道爺也是別無良策 只得點頭應允 遂將大清兵留一半守崗 帶一半前去攻打華峯灘 三太等頭前帶路一直來到小山梁切近 衆人將然要由着山梁過去 就聽颯颯 萬弩齊發 跟着裡面有人喊道 爾等是那裡來的 赶快退去 不然的話我們可要用撥木搗石開打了 四爺無法只得帶人退下來 跟裡面守山梁的說明白 我等是大清俠義營 快叫張其善出來答話 這個話說完了

就聽裡面鑼聲響亮 爲首仍然是張其善 率領羣賊各擎刀槍迎出來 李四爺不見張其善 還則罷了 見了張其善破口大罵 好你賊王張其善 憑妖術邪法拿去了我的三哥 你趕快放出還則罷了 如若不聽我叫爾等全死無葬身之處 張其善聞聽哈哈大笑 你問的是那年 邁蒼蒼的老勝英嗎 方才被我拿住早殺多時 現在你叫我放 可往那裡去找活勝英去呢 不但勝英我已然殺了 連你等一個個也全都走不了 說到這裡不容李四爺發話 回頭向左 右問那位去拿他 三烏周冲答應一聲 手擺虎尾三節棍來到了當場 李四爺擺刀相迎 二人刃來棍往戰在了一處 李四爺看了看賊人的功夫不含乎 動手二十多個假照 并不分勝負 四爺殺得高興起來 刀往前一拋身形隨着 一栽 猛一看就如同失脚跌倒一樣 可是老人家正栽在刀的近前 周冲那裡知道這個厲害 擺飛軍刀趕步向前一躍 照定李四爺便打 四爺一伸手撈住了刀把 用力一撐就地 支的一聲 老頭子已然來到了小子當下 三節棍早就釘空了 李四爺這手功夫前文書也表過 這叫老太太鑽被窩 意思說的是往人當內一出道 小子一看不好 趕緊往後撤 還算這小手撒的快 在肚腹上扎了一道血槽 周冲一痛不敢戀戰 擊着軍刀逃回本陣去了 接着就是郭俊一擺鎖鑊雙懷杖 來到了當場 高聲說道 李剛休要逞強 今天我誓必將你砍成肉泥 李四爺連話也不答掄刀就搗 郭俊憑雙懷杖接架相還 四爺的能耐 要是跟郭俊走到一處 本來都差不多 怎奈今天可不成 四爺一肚子怒氣 恨不能立刻一刀將人家砍死 才趁他的心懷 凡事都是忙裡有錯 惟獨

動手更是要緊 兩個人打了不足三十個照面 四爺猛然一刀砍出 撒的慢一點兒 被郭俊用懷杖將刀一碰 當即一聲 刀墜埃塵 還算四爺有地膽的功夫 身形很快 隨着向後一仰身 倒在地上古魯魯滾出一丈多遠 來到自己刀的切近 拾起刀來打算二次起來再戰 這個工夫勝天王曹榮早就過來了 高喊郭俊休得逞能 可認識勝天王嗎 郭俊一看哈哈冷笑道 你乃吃裡爬外的奸賊 也敢來到當場耀武揚威 別走接懷杖 話到人到够奔曹榮便打 曹榮站在那裡 並不躲閃 看着懷杖來到了切近 用手中大槍斜着往上一架 耳輪中就聽當的一聲 火星兒冒起來多高 郭俊不由得就吓了一跳 聽人說這個曹榮可不含平 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虛傳 看他這個力氣比我自有的 今天我跟他動手倒要留神 想到這裡可就不敢往裡進招了 雙懷杖的招數施展開了 撥封扎打真不亞如鳥生二翅一般 可有一節 曹榮手中這條大槍也並非是尋常之輩 吞吐撒放撒步抽身 不亞如出水蛟龍 兩個人打在一處 真是棋逢對手 匠遇良材 動手四十多個照面不足十個回合 各自精神抖擻不分勝負 曹榮一想 就憑落花鳥十鳥我跟他動手尚且費這麼大事 再換一位高點的 這個杖我還打不 想到這裡 心中着急 心說捨不了孩子套不了狼 我要不給他一個便宜 一時半時我還贏不了這小子 主意已定 大槍擎起來平着一轉 看那個意思 是打算用軍風貫耳 打郭俊的太陽穴 郭俊一看心裡樂了 心說曹榮你的胆子果然不小 和我動手你竟敢用這樣的空着 這就是失於算計 想罷 矮身形低頭縮頸 上面就大槍壓過

去 傾杖並在一處 够奔曹榮肚臍便點 曹榮用這手身夫就爲的是引他進招 果然小子來了 隨着脚尖一用力 身形向後一縱 原來大槍就沒下來 借着身形向上一落的功夫 隨着大槍往下一打 要說郭俊這小子武術果然不含乎 換一個別人這手非打死不可 小子趕緊身形向後一仰 曹榮一看扎空了 隨手就是一槍 改變了刺招 驟一下躲不了兩下 果然在小子肩頭上稱的一聲歇扎了一佛窟窿 郭俊站立不穩反身栽倒 曹榮趕過來 打算手起槍落結果他的性命 這麼個工夫後面有金刀劈風 曹榮知道有人暗算 隨着身形一轉 大槍橫掃過來 一看後面原來是四魚虞堯 小子手掌雙劍 想要冷不防的一劍刺死曹榮 也是該着小子倒運曹榮把身形轉過來 槍隨人轉橫着一掃 四魚一駭怕 身形向下一矮 沒想到曹爺眼快 抬腿就是一脚 蔣虞堯踢了一溜滾兒 大清兵過來按在那裡就細 蔣然把虞堯捆回去 賊陣中又過來一人 正是八將之一闖耀 來到當場並不答話 各擊軍刃當場動手 這小子的雙刀本來就不合手 又碰上曹榮這一杆大槍 二人好似兩個斑爛猛虎一般 動手多時並不見勝負 葉六爺一看闖耀並非軟手 曹爺已經打了兩三陣了 倘若失神那還了得 想到這裡自己這才手擎寶劍 來到了當場 叫道曹榮大哥 這小子使雙刀正我要跟他動手才對勁呢 你先閃過一旁 我來拿他 曹榮勸着手一聽葉六爺到了 準知道八仙劍比自已能爲高 這才虛幌一槍跳出了圈外 葉六爺並不多說少道 看着曹爺逃下來了 寶劍一擺迎將上去 並沒說一句話 已然就殺在了一處 葉六爺八仙劍向來動手不管

敵手如何 只管自己的劍招 上找陰陽 下採八卦 頭幾招不理會 二十個照面 往外一開 就見四面八方金光萬道 不多時 已然看不清楚六爺真在那裡 小子一看了不得了 這要是戰長了 賜不是準輸 想到這裡 小子打算虛幌軍刀逃走 無奈一時之間 還是真找不出走的機會來 只得勉強打了二十來個照面 忽然間小子看明白了葉六爺在自己的面前 他倒不打算入招取勝 所爲的是佔住了六爺眼神 他好逃走 這才雙刀向六爺面前一幌 他可沒想到六爺身形一閃 順着他的刀猛往下一切 就聽赤霄郎一聲 一雙刀頭完全墜落地上 小子一看吓了一跳 一身冷汗 不敢怠慢轉身就走 六爺寶劍一換手 撲的一聲 刺中了小子左臂 幸虧是往前跑着把力量撤了 若不然斬金斷玉的軍刀 真可以由打這面刺到了那面 這就不然了 不過刺了有二寸就是了 小子抱頭逃回本陣 六爺將然要殺去 賊陣之中又來了一位正是五烏沈雁 來到當中高聲說道 小子葉承龍量你有多大能耐 竟敢劍傷我的師哥 你可認識五太爺 你可認得丹頂素羽鳴赤壁白鶴沈仙侶嗎 六爺怒斥道 落花鳥十鳥不過都是無能之輩 何必耀武揚威 像你這樣能爲 多說也就在我的面前走個十幾個回合 沈雁聽着有氣 並不多說 叫道葉承龍看軍刀 說着雙錐一擡向前 趕步够奔葉六爺胸前便點 六爺憑手中寶劍接架相還 在先前葉六爺本打算用寶槍將他的雙錐削折 後來一看不成 不但是小子的雙錐招數太快 並且分量沉重 如若削不了他的雙錐 就許叫他的劍纏落埃塵 這個地方 就得說是葉六爺乃是劍客的弟子 對於動手上

總算是受過名人指教。這個時候才不敢吃虧。既然削不了他的軍刃，只得憑着招數動手。八仙劍的招數施展開了，金光閃閃，真不亞如一座劍山相仿。小子沈雁也不全乎，一對分水鏡銀錐，招數巧妙其快無比。二人動手約有二十多個照面，恰巧鬥了個棋逢對手，匠遇良材。沈安也明白這個葉承龍不是好惹的。六爺也知道這小子武術不含乎，誰也不肯輕易往裡進招。全都封閉，閃閃各自看門戶。在旁飛天玉虎蔣五爺看着不耐煩，手舉銀棍，吶喊一聲，來到了當場。口口聲聲叫六爺撤下來。六爺也知道蔣五爺的膽氣，他既然出頭，叫撤下來，你就依他。當然沒事，如若不然，他也是跟大個孟金龍一樣，也許擺軍刃加入戰團。到那時顯着我們弟兄不人物，落一個雙戰賊人，未免叫他等小看。想到這裡，這才撒劍身形往圈外一跳。蔣五爺一擺銀棍迎將上來，喊道：沈雁，你可認得蔣五太爺。沈雁一看葉承龍退下去，又換了一箇蔣伯芳，不由得也是暗自吃驚。以前不知道蔣五爺是怎麼個人，到現在已然明瞭。知道五爺勇力過人，並且還是武術高強，憑庚五將軍那樣勇猛，竟會被他一棍打死。可見得這蔣伯芳實在不可輕敵。今天他既出頭，我要格外留神才是。小子想罷，這才說道：蔣伯芳，你別惱，只可去嚇別人。沈五太爺可不，你這二人還是一口同音。各都稱五太爺。伯芳哈哈大笑道：小子不用吹牛，任憑你怎樣。今天我也用棍將你打成肉泥。說着話，銀棍一舉，够着沈雁就打。小子憑雙錐接架相迎，到了五爺這個動手，跟六爺可就不一樣了。招數一箇都硬的，生扎猛打，也難為沈仙侶。跟蔣五爺招招架夕戰。

了二十幾個照面。小子准知道戰長了非輸不可。留神一看，正赶上五爺斜棍開山式，够奔自己打來。小子身形一閃，躲過五爺的錘。雙錘虛恍，轉身就定。五爺一看有的，縱會教道小子跑，將然擊棍要追，而前來。一個八棍軍力將五爺攔住。高聲說道：小兒將伯芳，少要張狂。我的師哥他並不願跟你再戰，故此回歸本陣。你以為是怕你不成。你可認識俺花肩彩背槎碧梧綠鳳吳凱吳樂山嗎？蔣五爺哈哈大笑道：剛才走了一個鶴兒，又來一個鳳兒，你是夜貓子我也不管你。只要是當場輸招，我就將你打成肉泥。說着話擊棍就打。吳凱一對雙奪當場跟五爺打在一處。吳凱本來是個有力氣的主兒，他看着蔣五爺還沒點不忿，一動手就輕輕碰，一碰下，然後自己才知道。果比自己的力量大的多。心裡還非常納悶。看他這副相貌粉面桃腮，細條條的身軀，怎會有這麼大的勁頭。一邊納悶，一邊動手，可不敢。跟五爺碰了。雙奪招數走開招招架架。跟五爺戰了有二十來個回合。小子一想不好。我雙奪也是硬軍力，裡面的招數還是硬招很多。我既然不敢跟他碰，動手豈不就吃着虧了嗎？小子想到這裏，那個心思也打算要逃走。蔣五爺早就明白了，心說方才那個小子，就皆因我一大意，被他逃走了。不用說這個小子也是打算有機會逃走。我要叫你好好的走回去。我就不叫蔣伯芳。五爺果然虛幌軍力，轉身逃走。蔣五爺乃是早有準備，身形向前一探，單手擊棍，照定小子後腰眼一點，也搭着小子往前跑的勁兒。這一點上撲冬栽出去一丈五六遠近。雙奪也扔了。五爺身形向前一縱，打算復一棍將小

子結果性命 就在這般光景 有人念佛 五爺一看 兩前站着一個人 攔住了蔣五爺 倒
神一看非是別位 正是三太說的 捉拿勝三爺那個小老道 這麼功夫 吳凱已將一獸一攝
逃回本陣去了 五爺將纔要問的姓字名誰 話尚且未能說出來 後面有人叫道蔣五爺
這就是用妖術邪法的老道 你先閃在一旁 待我拿他 五爺回頭一看說話的正是閉眼神佛
劉世英 老人家爲什麼要出頭換五爺呢 這可不是當時打的主意 劉老英雄這個人生來的
心細 無論對於什麼事他都好研究研究 當時勝三爺被擒的情形 他詳細細跟小弟兒們
問了一遍 知道小老道這個拿人的法子 是先用寶劍將人指倒了 然後再拿 老頭子跟幾
位小弟兒可就商量了 回頭小老道不出頭還則罷了 只要是他出來 我就出頭會戰於他
你們幾個 四外排好別礙着我甚道 也不獻寶劍將我指倒不用說了 只要是我一纏下
你等不可怠慢 趕緊過去將我搶回 到不是我怕死 是要看看究竟是什麼法術 三太香
武茂隆李煜金頭虎賈明小呂幾個 全都點頭答應 爺兒幾個把話計議已畢 便在陣內等候
等來等去 可就等到了 五爺一棍將吳凱打倒 出來一位小老道 距裏女子一般 手舉
桃木寶劍 攔住了蔣五爺 賈明並未發言在劉世英老英雄身後一推 老頭子知道道一定
是那個小子了 這才抖擻槍鎗奔當場 蔣五爺看老道這個長像 也知道他是會妖術邪法那
小子 看見老人家劉世英來了 心神還有點兒不願意 心說這是何必呢 論能爲 老人家
不比我高 既然老道是拿獲三哥的仇人 應當叫我伸手拿他才對 爲什麼你非要出頭不可

呢 再者說他耍使出來妖術邪法 蔣伯芳不能抵抗 不是你也照樣敵不了嗎 這是何苦呢
有心不讓 面面相覷 未免不好看 捏着鼻只得回歸本陣 不表五爺單說老人家劉世英
問了老道的名姓 然後接着說道 你這懶雜毛老道胆子真不小 竟敢施展妖術之法將勝
老英雄拿住 你就不想邪不侵正 我等能跟你善罷甘休嗎 老道念聲無量佛你是何人 報
通名姓 然後貧道好伸手拿你 老英雄報通了名姓 老道木劍一擺道 劉世英別走接軍刃
老頭子忙用雙槍接架相還 這個功夫小弟兄等 四面八方暗含着可就圍上了 單看着劉
世英動手如何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集分解

三俠劍第三十二集終

